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五四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牟焜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四 宋 黃履翁 撰

歷代人才

論歷代人才得失

愚嘗考論古今人才高下矣西漢當取其守大義不當取其務長者東都當取其循正道不當取其尚奇節三國處僭竊之時當考其心術兩晉承浮誕之俗當貴其氣槩唐人襲華靡之文當求其德行至國朝興國以後時則在保治其人皆務大體景祐以來時則在任事其

人皆持公心元祐之間時則在革弊其人皆守正論此  
權衡人物之公論也方西漢懲鞅斯峻刻之弊曹相國  
以清淨浚其源周絳侯以重厚導其流萬石君東陽侯  
張廷尉以長者揚其波議論寬厚恥言人過守繩尺遵  
規矩謙謙然君子長者之風然恭遜有餘挺操不立能  
革曩時之刻薄而不能禁末年之委靡是故身居相位  
持祿固寵

張禹  
孔光

名為宗臣厥角稽首

劉歆

奴顏婢膝諛唇

佞舌覩覩似似無敢出一語豈非長者末流之弊而君

子所喜稱者汲黯正色淮南寢謀

本傳

劉向抗疏奸臣沮

氣

本傳

使立漢之本朝者皆若而人則斗筭之莽必不敢

垂涎漢鼎惜夫蘇文忠公所謂西漢大臣徒守尋常及

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養畜之樂

終以不悟者是也

東坡上韓太尉書西漢之間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

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互植私思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苟歲月而皆依附儒術六經之言而取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雲之勞而安於養畜之樂終

以不悟使其肩披股烈登  
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

東都鑒光禹委靡之弊嚴光

以高節唱之李固杜喬以清名和之李膺范滂之徒又  
以橫議群而咻之身負重名口銜清議壁立萬仞凜然  
有不可犯之色然虛名相尚實效無補能立一時之風  
采而不能壽四百年之命脉是故刊章誅捕立禁根連  
朋舊屏迹忠義飲恨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之大勢去  
矣豈非奇節末流之失耶君子所喜道者黃憲淵乎似  
道圭角不露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使居東都之

末世者皆若而人則漢祚亦不至相繼而亡惜夫司馬

溫公所謂黨人生亂世而以口舌救之撩虺蛇踐虎狼

士類殄滅而國隨以亡者是也

通鑑論申屠蟠黨人生衰亂之世不在其位四

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

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殄滅

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三國

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不可及已

之人才魏則賈詡實良平之舉

本傳賈詡傳少時人莫知惟閭忠異之謂詡有

良平杜畿當蕭冠之舉

東要地也君為我舉蕭何冠恂

以鎮之或曰

荀攸則顏子甯武不能過張既則南仲吉

甫不能踰

本傳荀攸傳顏子寧武不能過也餘見張既傳

蜀則關張為萬人之

敵

本傳張飛傳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

黃忠有冠三軍之勇

本傳黃忠傳忠攻劉

璋常先登陷陣勇義冠三軍

蔣琬負社稷之器

本傳蔣琬傳諸葛亮曰蔣琬社稷之器非

百里龐統非百里之才

本傳龐統傳司馬徽稱統當南州之冠冕

吳則周瑜

可比方叔

本傳吳周瑜傳諸葛瑾步騭連名上疏周瑜入作心膂出為爪牙揚國忠義華夏是震雖

周之方叔漢之信布誠無以尚

呂範可方吳漢

本傳呂範傳注忠亮篤直以憂公為先下護修

整加之恪勤與吳漢相類故方之

呂蒙魯肅入為腹心

本傳吳主以呂蒙魯肅為腹心

甘寧凌統為牙距

甘寧凌統出為牙距

本傳三方鼎峙羣材輩出



功業表表差強人意三國人才不為不多矣然所可稱者惟蜀諸葛亮一人而已不得已而思其次魏之荀彧吳之張昭庶乎可也何者當英雄角逐之秋毛髮絲粟皆為世用徒知有功名而不知有道義徒知有吳魏而不知有漢室亮也出處無愧始終一節忠肝義膽對越神明求之古人則王者之佐董昭請加曹公九錫或謂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挾天子之令以臨吳昭謂天子之命不可與抗求之古人則伯者之佐

文仲子名見本

傳二子雖不敢望諸葛之高風視諸子為有間矣夫兩

晉之人才西晉則有阮籍之志氣宏放

本傳阮籍傳容貌瓌傑志氣宏

放傲然自得任情不羈而喜怒不形于色

王衍之風姿閑雅

本傳王衍傳神情明秀風姿閑

雅竹林勝遊遺落世事

阮籍王戎

蘭亭盛集聳動俗輩

王羲之

東晉則王導之中興第一賀循之當世儒宗

並本傳

東山

勝遊風流相高

謝安

南州望士名價增重

顧榮

東西相望代

不乏人功名事業色色有之兩晉人才不為不多矣然

所可稱者惟卞壺一人而已何者當魏末相尚通達之

士輕蔑禮法不事守節徒知有清談而不知有職業徒知有私計而不知有公家壺也忠於事上廉於持身子孫慕王謝之為達壺則責之逆賊蘇峻之舉兵壺則死之司徒不朝壺奏其罪御史有過壺劾其非兩晉人才捨壺吾誰與歸下壺唐人當百年清明之會則當轉移人心變化風俗乃增設課試窘束天下士於章句之間士夫風俗不本於行己者實自科目累之但聞唐文之變至於還淳則士夫所急亦可知矣而尚望其忠信習成

廉恥道立哉夫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之長於文李  
白杜甫元稹白居易之長於詩沈佺期宋之問之精於  
文學常袞楊炎之長於制誥杜牧李程優於詞賦挺然  
於科目之中者不少焉黨永王而名節蔑聞李附叔文  
而才猷靡邵柳宗元德行不謹文章何功焉吾之所稱  
者惟韓昌黎一人而已回異端之狂瀾聳後學之北斗  
忠犯人主之怒勇奪三軍之氣義可以開衡山之雲節  
可以馴潮陽之鱷屹為吾道之砥柱其有益三百年之

治者大矣此豈區區科目詞章所能染其習哉

歷代人才下

論本朝人才之盛

國朝自興國以來蓬李軒豁版圖混一紀綱修明朝廷尊安是時也人才皆以保治為念寧取其器質重厚毋寧取其文采可人寧取其操履端方毋寧取其明快如意故沆之沉厚寡言得大臣之體

元城論本朝名相最得人臣體者惟李沆

沆謂人曰沆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以人主利害一切不行此大似失言然祖宗法極是穩便後人不知水旱盜賊惡逆之事上為之變色謂同列曰人主豈可一日不知憂懼也此兩事最為得體士安之飭

躬謹行有古人之風李文定之寬大溫李迪和呂正惠之

持重識體呂端畢士安以名節自厲天下稱其清而其亡也帝曰士安君子人也朕東宮以至輔相

飭躬謹行有利害之議東閣不行恐有以害吾治李文靖公為相

凡建議務更張喜激昂者一切不用每日用此報國嗚呼賢相思慮遠矣王荊公為相置條例司論天下利害

盡變祖宗法益知趙中令輕險之才擯棄不用恐有以李文靖得為國之體也

變吾法李文靖冠萊公始與丁謂善薦於李文靖文靖曰斯人才則才矣顧其為人可以在人上乎萊

公曰如謂者能抑之在人下乎則當時皆務大體何如文靖笑曰他日後悔當思吾言

哉自景祐以來僥倖之門開奔競之風長政事委靡權

網廢弛是時也人才皆以任事為賢寧忤大臣之怒而

不肯緘默而不言寧斂小人之怨而不肯詭隨而自徇

范仲淹革磨勘之法不以為忤

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

夷簡罷召還賴以為治然規模闕大論者以為難行任

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毀謗浸甚而朋黨之論

滋不杜衍封內降之旨不以為拂

杜衍抑絕僥倖凡內降積至十數則連封

而還

夷簡少失諫官至十餘人奏其非

呂夷簡因廢郭后事孔道輔十

餘人叩鐸伏奏其事

夏竦未去廷臣累十八疏以挫其鋒陝西之

警琦則奮發自任賊人為之骨寒契丹之驚弼則慷慨

請行遼人爲之屈膝三諫之詩傳播中外

蔡襄作三諫詩稱余靖歐

陽修徂徠之誦極談德業

石介作聖德詩

則當時皆守公心何

如哉自元祐以來新法之蠹未去熙寧之根尚存世道

荊棘天下茅葦端人正士雨露洗滌是時也人才皆以

革弊爲心寧去新法之驟而祖宗之典故不忍棄寧逐

姦黨之過而朝廷之德望不忍失召呂公著於揚

元豐六年

揚州召呂公著乘傳赴闕

召司馬光於陳

元豐八年樞密司馬光爲門下侍郎自陳州召還言

修身治心之要

二老來歸衆正相慶呂公則薦方正之孫覺有



守之李常清端厚之劉摯才氣之王岩叟

長編元豐八年呂公著薦

孫覺方正有學識可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范純仁勁氣可充諫官或戶部侍郎使議青苗等法李常清有守可備御史中丞劉摯資性端厚可充侍御史蘇轍王岩叟並有才氣可充諫官或充侍御史司馬公

則薦博學之趙彥若難進之唐淑問明敏之范純仁清

立之傅堯俞

司馬光薦趙彥若博學有父風內行修飭傅堯俞清立安恬滯淹歲久范純仁臨事

明敏不畏強禦唐淑問行已有恥難進易退范祖禹溫良寬厚修明無缺此六人節操潔正雖不敢遽言大任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有裨益自餘如呂大防王存李常孫覺胡宗愈韓宗道梁燾趙君錫王岩叟晏安正范純禮蘇軾朱光庭或以行義或以文學聞望記其姓名隨器能任使

古靈之藁至三

十三人

長編熙寧九年哲宗初即位古靈陳襄薦司馬公而下三十三人章藻司馬光韓維呂公著乞

詔還詞苑或居經幄蘇頌宜居編修孫覺李常范純仁可充侍從蘇軾曾鞏可備文翰尹洙歐陽修注王存顧

臨可屬危難林晞可以編撰李師中可當邊帥傅堯俞有諍臣之風胡宗愈文醇行修劉摯置之文館虞太熙

可充臺閣程顥可備風憲劉載薛昌朝當置臺閣張載學行修明蘇轍學與文稱軾靜厚過之孔文仲性醇行

粹吳育端良質實吳恕器識深純林英有才尚行孫奕士行林旦力行鄒浩操履唐垌才翰鄭俠敢言文

德之碑至七十四人

紹聖間元祐黨籍自司馬而下百餘人逐州立碑文城曰元祐劉元

黨正七十四諸賢以拯溺救焚之心為改絃易轍之舉人餘皆非是

詔令一新老稚稱快賢才相望夷狄知畏則當時皆守

正論又何如哉愚嘗論之自漢而下人才之不如古者  
有由也先王造成天下而學校之建師友之傳父兄之  
詔尊經達才使之知去仁無所成名卓然內具者與天  
地同其大則其視天下卑陬瑣隘之趨若浼焉周衰此  
學之不明久矣故人才不失於委靡則失於矯亢不失  
於浮誕則失於華彩至國朝科目雖未能頓革前世然  
自國初止用詞賦體尚淳龐無他破碎士夫心緒尚未  
多岐而又設三館以養天下之才立六科以用非常之

士雲蒸霧滂項背相望庶可比先王觀也噫此愚於此有感於世道之升降歟

吳楚人才人才由地氣所鍾

嘗聞班孟堅之志地理也論吳嚴助朱買臣之貴顯則繼以章山之銅豫章之金則知吳之人才其亦三吳之氣所鍾歟

漢地理志

又觀韓昌黎之送廖道士歸衡山也謂

白金水銀丹砂石英等物皆不足當其奇意必有忠信材德之民生於其間則知楚之人才其亦衡山之精所

產歟

出韓文送  
廖道士

夫二子論吳楚之人材必原吳楚之地

產意者一氣英靈之粹周流宇宙小則泄之於萬物大則泄之於人材其為物也珍其為人也秀况吳之為郡會稽山川之蟠鬱錢塘波濤之吞吐楚之為勢三江五湖之澄徹蒼梧雲夢之宏富誠天地之要區也自非毓而為英特俊傑之材發而為䟽通洞達之學安能當如是之間氣哉雖然亦嘗究其源流乎蓋自僖公元年以前楚未嘗書國

春秋魯僖公元年杜  
預注荆始號為楚

自成公十五年以

前吳絕不經見

同上成公十五年冬十一月會吳于鍾離自今始來通

于時人才

未見史傳自楚莊圖伯之後故仕已無愠子文能之朝

覲有珪璫啓疆能言之

左昭公五年

而人才始出矣自吳子

通於上國之後故請觀周樂季札能之

左襄公

伐楚征越

伍員能任之

左定四年又哀元年

而人材始見矣嗚呼此未足見

其盛也自漢以來吳會之區襄沔之間項背相望歷歷

可紀向爲蛩然之音今爲遼東之豕矣故能文則嚴助

之策賢良

會稽邑人舉賢良

買臣之言楚詞

朱買臣吳人也邑子嚴助薦之召見

說春秋言楚詞帝悅之裴欽之翰采足用吳志裴欽傳記翰采足用陸雲之文

藻宏麗

晉陸雲吳人也

能兵則周瑜之走曹操呂蒙之斬關羽

本魯肅之建獨斷

三國志評曰周瑜魯肅建獨斷之明

陸遜之有謀略上

評曰予奇壯節矯矯有國士風范謹華融其人也本傳節

槩梗有丈夫格潘濬陸凱其人也

本傳評曰潘濬陸凱皆節槩梗梗有

丈夫四明狂客晚節勇退則如知章之恬處

賀知章自號四明狂

客詔賜鏡江湖散人屢詔不至則如龜蒙之高尚陸龜蒙姑

蘇人時謂江湖散人剡溪之秦系注老子以自娛秦系天寶

後以高士召不至

末避亂剡溪注  
老子彌年不出

茗溪之陸羽著茶經以自得

陸羽上元初茗溪著

茶經三篇

虞翻陸績以奇偉稱

虞翻傳注客有候其兄翻進與書客奇之陸績見表術懷

橘遺母術  
大奇之

吳範趙達以術數顯

左傳評曰三子名於其術精矣

論諫數

百皆本仁義陸宣公之愛君也

陸贄傳

專對數語敵人知

敬趙咨之不辱命也

通鑑魏文帝紀

得非吳門風物之嘉會稽

景象之富其發之於人者如是乎冠冕之目士元專於

南州而楊慮顯於沔南則以德行名

龐顯傳

宗族之茂蔡

瑁盛於漢末而習氏豪於晉世則以閥閱著

晉山簡傳

文筆



才學辟疆之父子

前楚元王傳

五常並稱馬良之弟兄

蜀志馬良

傳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強

少者代老鄰人愧謝世文係伯之德與

遜也南陔名里以性命亭尹平浩然孝與賢也九歲屬  
文有如杜易簡十三屬文有如羅令則何秀發之絕人  
耶八十而手自校書有如向巨達七十而賢良高節有  
如張柬之何耆老而不倦耶忠義則郭祖深張悌羅憲  
或輿襯敢言或忘身徇國或堅守巴東凜然古之烈士  
材畧則向寵柳渾蔡道貴鮑昭或曉暢軍事料敵萬里

或拳勇比關張或治績顯太原以挺然時之良能

並本傳

得非衡山鬱秀之氣海陽雄麗之狀其發之於人如是乎嗚呼此亦未足見其盛也國朝以來教化之所漸染

禮樂之所作成天運至是而益盛地產至是而益驗矣

故仲淹斥夷簡之非而以諫諍名

呂夷簡廢郭后事仲淹與孔道輔伏閣奏

之范仲淹姑蘇人

純仁游安定之門而以純明稱

李廌書劉彝對神宗曰胡

瑗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為誰曰錢藻之淵篤孔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

諒皆陛下所知也范純仁蘇仲淹純仁則姑蘇人也唐州人錢藻吳越王鏐五世孫

欽叟息样柯之疑而大義昭示

事畧唐恪字欽叟錢塘人样柯獻地命恪往諭

夷人始疑表甲以逆之恪盡撤兵衛獨將驕卒數十往夷人望見歡呼撤兵聽命恪示以大義咸感泣曰不圖

今日得沾聖化以使稱職入為右司員外郎林和靖得孤山之趣而逸德愈

高

林逋字君復號和靖居士杭州人也隱居西湖之孤山

欽叟和靖則錢塘人也

封內降之命而倖恩自息則有杜祁公

杜衍封內降十餘納之衍越州

也人斥奸臣之罪而直氣不沮則有陳賓王

事畧陳過庭字賓王越州

山陰人方臘反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由是責黃州安置

杜祁公陳

賓王則會稽人也以誠事君不喪平生之節則有胡公

宿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常謂同列曰宿以誠事君不忍毫髮欺君以喪平生之節以直去國

不失為聖人之清則有鄒公浩

事畧鄒浩常州晉陵人章惇因廢孟后立劉氏

浩上疏極諫除名羈管曾誕曰浩雖不得為知幾之士然百世之下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尚不失為聖人之清

也胡公鄒公則毗陵人也以諸賢表表如此豈昔之吳

會所能望哉晏公殊履身誠實不從丁謂之諂

溫公曰錄晏殊

撫州臨川人年十三具宗面試詩賦除秘書省正字令於龍圖閣讀書師陳彭年彭年亦杭州人有文學而奸邪

丁謂薦之置上左右使其譽已

王安國氣豪玩世力排惠卿之佞

聞見錄荆

公諸弟皆有文行安國有氣豪玩世在人主前不屈已方蘇子瞻下御史獄小人勸上殺之安禮言其不可安

國者正直有方一日荆公與呂惠卿論新法安國吹笛於內荆公遣人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愧之晏公王公則居於臨川也歐陽公首唱古文力還

三代之體

歐文序蘇軾序歐陽修文曰自漢以來道術

梁以佛亡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又後二百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歐公乃吉州人劉原父博究古簡熟

知三代之器

行狀劉敞字原父吉州臨江人學問廣博無書不通自浮屠老子及山經地誌陰陽

卜筮醫藥天文皆究知大畧嘗曰歲星往來虛危間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繼大統在長安得三代時鐘磬器回文字奇歐公原父則居於廬陵古公讀之因以考知前代制度

也曾子固長於文南豐自名也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于震敘公之文曰南

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驍鸞奔放雄渾瓌偉一何奇也先生自負要以劉向

不知以韓愈

黃魯直長於詩江西所宗也

事畧係年錄紹興七年上

為如何耳

曰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庭堅張俊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以諸

賢之挺挺如此豈昔之荆楚所能及哉噫是雖地靈人

傑之所致亦聖朝涵養培植之功也況今黃旗紫蓋運

在東南時雨將降山川滂沱挹勝地之英精想前修之

遐躅又彬彬於翠華南渡之後張九成杭人也鯁論自

許力斥逆豫而不顧禍變之臨胡銓江西人也忠義自守痛排奸檜而不恤遷逐之苦此其變化士風培植國脈又不少矣或者則曰姑蘇有丁謂三吳之恥也臨川有安石全楚之累也嗚呼以此議二子可也以此議吳楚可乎今之君子當以諸賢為勸以二子為戒云

儒學同異

胡邵程氏本同道

言經學者主安定言數學者主康節言理學者主二程此國朝諸儒之學也夫老師宿儒見聞相傳經生學士

先後輩出孫太山石徂徠則經學未嘗不講也李挺之

穆伯長則數學未嘗不論也濂溪之理學則又首導其

源也而君子獨推明胡邵二程之學者有由矣蓋伊川

之講學嘗游安定之門牆

程伊川與呂希哲俱事胡先生云

康節之談

道又素交於程氏之兄弟

邵康節與二程同居洛中二程侍大中訪康節明日謂門

生曰雖從堯夫先生遊聽其議論振古之豪傑也明道和康節詩曰先生嘗與賞西街小子親攜竹杖來明道

敬禮康節如此師友學問同一源派至溯其所從入之門求其

所自得之趣徃徃若背而馳焉言經者不合於數言數



者不合於理此君子所以必原其異而合其同也且經

義治道各分其齋

慶厯間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

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入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云云

文藝節義各

隨其類

安定甄別人物因其所好類聚而別居之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

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時召之為定其理

其效見於梁柱榱桷之詩

湖學多秀

彥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歐陽詩曰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荆公詩曰先收

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桷與榱

其驗見於純明直溫之對

熙寧三年劉彝召對上問

從學何人曰少從安定上曰其人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在場屋修

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體也詩書史傳子集文也舉而措之天下用也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瑗當寶元明道講明體用之學授諸生始自蘇湖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二千餘人學者明體用以為政教之本臣師之功也上曰門人在朝為誰曰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其在是安外明體適用數十輩其餘政事文學不可勝數

定專於明經以為濟時之用也先天之圖講明象數

陳瑩

中書康節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蓋先天之學本乎伏羲而備於文王故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四象相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按先天圖乾坤與否泰艮兌與咸損震巽與恒益坎離與既濟未

濟常相對是為十六卦

經世之書考驗休咎

按經世圖元之元二之會十二此陰數

十二也元之運二百六十此陽數三十也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此又陰數也元之歲十一萬九千六百此又

陽數也

大而聞杜鵑以下其世之治亂

步聖客談熙寧戊申堯夫聞杜鵑不

樂或問之曰將有人起東南為相以文教亂天下此禍非六十年不已未幾王介甫召自江寧介甫所建明經

術法今至建炎戊申方息事又見聞見錄但不言戊申

此微而觀牡丹以定其物

之榮枯

同上司馬文正種牡丹邵堯夫曰某日某時馬踐死是日及午馬廐中馬出爭仆

是康

節專於言數以為退居之趣也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

為實地自致知至於知止自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伊川撰明道行狀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  
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  
是程氏

專於明理以為垂世之訓也大抵聖賢有異學古今無  
異道支派若殊分而根源實一本途轍若殊趨而歸宿  
實一致是故窮今博古以垂後者此道也救時行道以  
立功者亦此道也正心誠意以自養者此道也治國齊  
家以兼善者亦此道也顏閔之德行游夏之文學固殊  
尚矣而實同出於孔門善誘之教子思之中庸孟子之  
仁義固異入矣而實同本於曾子一唯之旨此三君子

者其傳均出於孔孟其說均出於六經其持論均尊王而黜伯其存心均崇仁義而抑功利其衛道均排斥異端而推明正統況同居於洛者俱有濟時之念開講於湖者安知無明理之學不可以出處之迹異其見也不可以理數之名異其議也學者何必辨其疑似哉自今

觀之仁義為體之學與遺書言仁者相表裏

同上 又程氏遺書

至誠直心之訓與中庸論心者同脈絡

徐積字仲車號節孝先生從安

定學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為本初見安定頭有少偏安定厲聲曰頭容直積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

自此不敢有邪心又程伊川作中庸解義

不然好學一論講明性情非源流

安定之門乎則知安定之學初非捨理而言經也

伊川初游

安定之門作顏子所好何學論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粹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

觀性觀心之序即盡心知性之旨

康節擊壤集序以道觀性以性觀心

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猶未離乎害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雖欲相偽其可得乎又伊川曰盡其心者我動心忍性之自盡其心能知心則自然知性知天矣

喻即治怒治懼之說

遺書言堯夫解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

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  
又遺書明道先生曰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

治怒明理不然天地一問極究其理非聞諸康節之論  
可以治懼

乎則知康節之學初非外理而求數也  
近思錄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

先生伊川指食桌而問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嘆曰

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又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論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

曰依乎地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

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不特此也大易有傳

中庸有解同一經學也  
伊川作易傳及中庸解義兔起八卦梅知乾

坤同一數學也

遺書伊川見賣兔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畫八卦何必圖書只看此兔亦可作

八卦數便從此中可起聖人即神物之至著者耳又同上早梅冬至以前發方一陽未生然則發生何也其

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中堂改法之

議

語錄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嘗被旨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

先生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諸賢寬民之語同救公平氣以聽荆公為之愧屈云云

新法也

時行新法諸人皆求去有問康節者曰講用兵諸賢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戰陳之法

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之治先生固已默識矣至於行師用兵戰陳之法無

所不講習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堠控帶之要靡不究知論邊



防治道之學同談兵學也

上同

不然一則曰安定之門人

其醇厚之氣可知

聞見錄安定教人有法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

之可也

二則曰安定之門人皆知稽古愛民

遺書安定之門人往往知

稽古愛民矣則於為政乎何有

一則曰康節振古之豪

見上

二則曰康節

內聖外王之道

明道謂康節內聖外王之道

又何嘆詠之不自己耶

則知程氏之學蓋得於安定而合於康節也噫吾道一

太極也太極之運行則為兩儀為二氣為五行吾道之

充廣則為經術為象數為理義曷嘗有二本哉然合三

君子之學而論之安定之傳其後寂寥康節之書流於卜筮惟伊洛一派家傳人誦日月爭光蓋性命之學甚切而理義之味甚長也是故一傳而楊龜山馬時中壽

靖康之脈於國勢綴旒之際

楊龜山墓誌金人奄至城下太學生伏闕乞留李綱

种師道執政慮其生亂引高歡事揭榜通衢且請以禮起邦彦公言士民伏闕出於一時忠憤無足深罪李邦彦首畫逃遁之策罷李綱而納誓書李鄴奉使失辭惟金人言是聽二者國人之所同棄也宜收還榜以示慰人心逸士狀馬仲字時中崇寧初禁元祐學伊川之門學者無幾公因張繹求見先生以非其時恐貽公累公曰使仲得聞道雖死何憾况不至於死者乎靖康間金人立張邦昌公首具書請邦昌速奉迎康王以書抵

銀臺司進之吏視書不稱臣辭不受公叱曰逆類吾今日不愛一死而欲吾稱臣耶尚書省以示邦昌邦昌得書氣沮再傳而胡安國高閔扶紹興之業於權臣炙手之

日胡文定公行狀安國字康侯游定夫謝顯道楊中立皆二程高弟公不及二程之門而三君子皆以斯文之任期公謝公嘗語朱震曰胡康侯大冬嚴雪而松栢挺然獨秀也紹興元年除中書舍人兼侍講小厯紹興二十一年禮部侍郎高閔退居明州秦檜弟祿願與公結姻公辭之遂致仕聞喜故程頤之學又嘗見楊時每語竟日中年又再傳而朱紫陽張南軒濟淳熙之治勇退人甚高之

於道學復燃之時

寶慶臣僚劄子程顥程頤張載諸賢既講明於伊洛之間朱熹張栻呂祖

謙又發揮於淳熙之際朱熹行狀除提點江西刑獄事奏事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為上所厭聞戒

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則訓詁學數之傳又  
有此四字豈可回互以欺吾君乎  
未若理學之愈久愈明也愚也其於程夫子願學焉

理學異同

周程張源流之學

周子接洙泗之統也而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之妙

晦庵

濂溪祠堂記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啓河洛百世之傳  
又書堂記先生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

要程子從濂溪之學也而有吟風弄月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  
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張氏得伊洛之論也

而有盡棄所學從事於道之舉

建安游酢曰張子厚少  
時自居其才謂提騎卒

數萬可橫行匈奴視叛羌為易事耳故從之遊者多能  
道邊事既而得聞明道先生議論乃謝其徒盡棄所學  
以從事於道其視先生雖外兄弟嗟夫秋陽皜皜世不  
之子而虛心求益懇懇如不及

復覩泰山巖巖遺迹不存

遺書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

之氣象也

道喪千載絕學誰繼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于

我有宋五星聚奎實開文明之運漓者淳判者合清明

之稟得以全付人而周子出焉

晦庵江州瀟溪書堂記

上接孔孟

千載之緒下啓程張百世之傳脈絡分明而規模宏遠  
矣然聞知見知如出一人源深流長百世可知及考其

議論驗其問答周子多異於洙泗之論程氏復垂於濂溪之說而張與程又若劒佩相笑者徃徃致後學之疑

吁有是哉嘗觀通書之言

通書師第七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

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異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晦菴注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以和為中與中庸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也

通書之言誠以擬議為言復非與中庸之說相類也

通書

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晦菴注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圖之言太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極之上而加以無極非大易旨也

易繫辭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圖云無

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

圖之言五行但於易四象以爲

水火金木而即其中而為土非與大易之論相合也

通書

師第七注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水火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畧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夫

周子上接洙泗之統也今著而為書畫而為圖其旨趣

之異同也如此豈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哉曰知周子以

時中言則達道亦可以為中

或問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則曰中者和也中

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和何以爲天下大本耶曰子思所謂中以未發言也周子所謂中以時中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其並行而不相悖可矣

知周子以誠之之事言則擬

議亦可以爲誠

見上

知無形而有理之意則信周子非論

太極之外

晦翁解太極圖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

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極是說無形而有理所謂太極者二氣五行

又語錄無極而太

知本體

不差並行不悖之理則信周子於四象之中而亦為五

行

見上

大抵所指雖彼此而本原之不失所見雖詳畧而

體統之不紊然則濂溪何嘗不合於孔孟哉又觀遺書



之言仁也曰仁之道但以公字論之

晦翁語錄近思錄云仁之道要之只

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仁體之故為仁

其與通書德愛曰

仁之言不一也

通書誠無為幾善惡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易傳之

言復也曰動之端蓋以元字論之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

以靜為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出伊川易傳 晦庵語錄伊川也是就動處說就元字頭

說復字

其與通書利貞誠復之言不同也

通書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晦庵曰若濂溪就利貞上說復

夫程子親傳濂溪之學也今言仁言復

其議論之抵牾也如此豈人自為說家自為學哉曰仁

難言也愛者仁之德公者仁之理曰愛曰公皆善狀仁

者何疑焉

上見

復亦難窮也元亨者以動言利貞者以靜

言曰動曰靜亦皆善言復者何惑焉

晦庵語錄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

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就歸來處說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者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樣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王弼之說與濂溪同大抵體用雖異說而同其本動靜雖異論而同其

理然則伊川何嘗不合於濂溪哉至程張之言理又有可得而論者伊川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之異也窮理

則盡性性盡則知命矣

伊川云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言之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

橫渠則曰盡性至命如穿渠引源是二之也

伊川曰橫渠嘗譬命

是天窮理盡性如穿渠引源渠與源兩物後來此說必改

伊川曰心也性也天也三

者一理也能盡心則知性知天矣

伊川曰盡其心者我自盡其心能盡心則

自然知性知天矣如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能窮理便能盡性知命也

橫渠

則曰以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亦二之也

伊川曰橫渠嘗論以

心知天猶居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便可到長安此猶見兩處若要識此意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

或

混而一之或歧而二之是不亦自為矛盾乎曰混而一

之者自得學也歧而二之者為學者言之也自得之學在諸君子則可在他人則躡等矣此橫渠不敢以伊川之說語人也其言異其旨同是橫渠又何嘗自異於伊川哉嗟夫夫子太極也見而知者或忠恕或仁孝聞而知者或中庸或仁義要均之傳道統均之淑人心況二三君子發其戶牖於群瞶之中演其支派於衆流之後相佐佑而無背馳相羽翼而非遼絕學者當驗諸孔門之學則無疑論矣愚之所惜者濂溪本得於孔孟也而

謂太極一圖傳於种穆希夷之派毋乃以虛誕待濂溪

乎

晦菴遺文跋朱震進易說謂此圖傳之陳搏种放穆修而來而胡仁仲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

此特其學之一師矣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

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

而晦翁得誌文考之謂先生自作而非有

所受於人者嗚呼世無晦翁之論則濂溪特种穆之學

耳

同上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果先生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二公蓋未見此誌而云之耳

程氏本學於周子也而或謂二程之講論問答見於遺

書者獨未嘗及此圖毋乃以舍學倍師疑程氏乎

張南軒太

極圖說今二程之講論問答見於遺書者獨未嘗及而此圖何耶曰二程雖未及此圖然其說固多本之矣

南軒於圖解論之謂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者嗚呼

世無南軒之辯則程氏自棄濂溪之書耳

南軒太極圖解或曰太極

圖周先生手授二程先生者也今二程先生之所講論答問之見於遺書者大畧可見獨未嘗及此圖何耶以為未可據及則聖人之微辭見於中庸易繫者先生固多所發明矣而何獨秘於此耶拭應之曰二程先生所不及此圖然於其說固多本之矣試詳攷之當自可見也蓋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邵公志顏子好  
橫渠本出於程氏也而關中諸學論等篇則可見矣

生欲尊其師自為一家母乃以彎弓反射待橫渠乎而  
龜山跋橫渠與伊川之簡特言橫渠之學出於程氏故  
錄此簡以示學者嗚呼世無龜山之說則橫渠自為名  
家耳

龜山跋橫渠與伊川簡橫渠之學出於程氏而關  
中諸生尊其師欲自為一家故予錄此簡以示學

者愚故曰孔孟之學得周程張子而始傳周程之學得  
朱張諸君子而始信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五 宋 黃履翁 撰

表志上

班史之表不及遷

昔邵氏論班固表志之優劣謂遷作歷代史表志當著  
歷代固作漢史表志不當著歷代嗚呼固之不及遷者

豈止是哉

聞見錄遷作歷代史人物表食貨等志當著歷代之人固作漢史表志亦著歷代之史失

於畏遷也

夫子長負邁世之氣登龍門探禹穴採摭異聞網

羅往史合三千年事而斷之於五十萬言之下措辭深

寄興遠抑揚去取自成一家如天馬駿足步驟不凡不肯少就於籠絡彼孟堅摹規倣矩甘寄籬下安敢望子長之風耶夫表者興亡理亂之大略而固之表則猶譜牒也書者制度沿革之大端而固之志則猶案牘也且遷之諸侯年表以下以地爲主故年經而國緯所以觀天下之大勢如高帝五年韓信王楚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張耳王趙彭越王梁韓王信王太原吳芮王長沙則天下之勢異姓強而同姓未有封者也如高帝六年

高祖弟交王楚高祖子淝王齊英布王淮南盧綰王燕  
張敖王趙彭越王梁高祖兄喜王代吳芮王長沙則天  
下之勢異姓與同姓強弱亦略相當也高祖功臣年表  
以下以時爲主故國經而年緯所以觀一時之得失如  
高祖功臣年表高祖功臣侯者一百四十三至文帝之  
世存者一百二十五至武帝時存者七十一則時之守  
先典待舊勲孰得孰失皆可知矣如惠景間侯者表建  
元之後存者二國太初已後又皆國除則時之政事孰

緩孰急皆可知矣

所以封之功名所以亡之刑名所當詳考

如建元以來侯

者表元光元朔元狩以來不以匈奴則以南粵則知時

之用兵戰功居多矣

按建元以來侯者表元光侯者四元朔侯者二十元狩侯者十二皆

以匈奴封惟公孫宏以丞相封元鼎侯者十六皆以匈奴南粵封惟如意以周後藥大以方術石慶以丞相封

如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元光侯者七元朔侯者一百

二十七則知時之分封侯子施行次第矣

按建元以來王子侯者七

元朔侯者一百二十七元狩侯者二十五元鼎侯者三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以大事爲主所以觀君臣之職分如高帝元年大事記

沛公爲漢王之南鄭還定雍而相位書蕭何守漢中御史大夫位書周苛守滎陽高帝九年大事記未央宮成置酒前殿帝奉玉卮上太上皇壽曰今臣功孰與仲多而相位書蕭何爲相國御史大夫位周昌爲趙丞相則君臣之職分或得或失皆歷歷可見矣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

彼班氏之表何如哉侯表徒列子孫世數之繁官表徒書公卿拜罷之日是特聚諸家之譜牒耳未聞有發明一代之意也且諸侯年表曰異姓王者曰同姓王者遷

則合而爲一正以明漢初親疎相錯之旨固廢年經國

緯之制徒以一己之見乃以異姓同姓分而爲二則天

下大勢何觀焉

按漢史分二表異姓諸侯王表又諸侯王表

功臣年表曰高

祖功臣侯者曰景惠間侯者曰建元以來侯者遷則析

而爲三正以明一時行封異同之意固廢國緯年經之

制徒以卷帙重大之故乃以高惠高后文帝景武昭宣

元成析而爲二則當世得失何驗焉

按漢史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又景武

昭宣元成表與史記異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表斷自建元蓋是時

始行分封之典遷意正有在也固則起於高祖且謂聖

祖建業以廣親親殊失王子侯表之本旨矣

按史記有建元以來

王子侯者表按漢史有王子侯表自高祖起序漢興以來

云大哉聖祖建業也後嗣承序以廣親親云云

漢興以來

來將相名臣表不載九卿百司蓋漢興將相權重之故

遷意正有寓也固則以將相混於列職之中且不記大

事以爲主殊失將相名臣表之本旨矣

按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

先大事記次丞相次太尉次御史大夫又按漢史百官表上卷載百官制度沿革下卷載百官拜罷年月此

猶可也固於諸表之外自出新意以爲古今人表意有

抑揚之深義然徐攷是書其失猶甚范武子即士會也

丘明之傳春秋明矣而表既書士會又書武子

左傳范武子本

士會按古今人表以士會列中上武子列上中計然爲范蠡所著之書也蔡謨

之著漢書審矣而表既書范蠡又書計然

蔡謨注計然正范蠡所著

之書言然其計也按古今人表以計然范蠡爲二人又按史記以計然本范蠡之師云云何考訂之

不精耶况表名古今不言漢人顏師古以未及言今非

也

顏師古注表云固作古今人表名古未及今而卒

蓋西漢公卿傳及東都雲

仍猶在固爲漢人畏避閣筆亦猶張湯之後有大司空



純者固以純之故不以湯爲酷吏然則固之敢於論前代之賢否不敢論當代人物正爲此慮遂避忌而不直

書噫作史而不直書果何取於史哉

元城曰西漢酷吏傳班固獨恕杜張

何也固史有深意張湯之後至東漢猶盛有恭侯純者歷位至大司空班固不入酷吏以純固也曰杜氏之絕已久而亦不入何也曰杜張一等人也若令湯獨入列傳則世得以議已并貸杜周此子產立公子洩意也

表志下

班史之志不及遷

且封禪之書何爲而作也自武帝有求仙之惑今日用方士明日遣祠官溺心於虛無之境而不自知子長欲

救其失其首雖曰自古帝王何嘗不封禪而其贊乃云

究觀方士祠官之意子長之意婉矣

史記封禪書

平準之書

何為而作也自武帝有征利之慾今日禁鹽鐵明日置

平準留意於錐刀之利而不自知子長欲箴其非往往

指言宏羊致利之由子長之言深矣

史記平準書

其著律書

也不言律而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觀其論文

帝事浩漫宏博若不相類徐而考之則知文帝之時偃

兵息民結和通使民氣歡洽陰陽協和天地之氣亦隨

以正其知造律之本矣

律書云文帝曰兵凶器雖克所願謂百姓遠方何今匈奴內侵

且結和通使云云可謂和樂者乎

其序歷書也不言太初而言古歷不

言八十一分之術而言九百四十分之法觀其在元豐間議造漢歷號為太初其術最驗遷書置而不取蓋古歷之失以其朔餘太強而至於後天乃改新歷而後天之失尤甚於古歷此遷所以不取太初日分之法其知

作歷之法矣

前律歷志武帝元封七年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廢壞宜

改正朔遂詔卿遂與侍郎尊大典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歷乃以前歷上元秦歷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元封七

年得太初本星度新正以造漢家太初歷其法以律起日律容一篇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按史記歷書只言古歷法九百四十分為書天官則初言春秋星隕日法即不載太初歷云云

而五伯代興次言漢初日蝕而諸呂作亂又次言元光元狩蚩尤旗見而兵師四出正以警時君修德修政之

心天官書宋襄公時星隕如雨天子微五伯代興云云諸呂作亂日食晝昏吳楚七國作亂彗星數丈天狗過梁野元光元狩蚩尤之旗晝見則半長天其後兵師四出太上修德其次修政書河渠則初言

夏禹治水之源流次言秦漢治渠之利害正以知歷代

水利之由

河渠書

於禮書載禮論於樂書載樂記遷非蹈

襲舊文也漢承秦滅學之後百氏蜂起天下知有衆說而不知有吾道知有新制而不知有古典所謂禮論樂記之書誰其講之遷乃取而載之於書非有高世之識不能也彼班氏之志何如哉遷所謂天官而固更曰天文夫兩曜之運行羣星之錯布此非關於漢之一代者而固編於國史施於何代而不可編次果奚益乎

史通兩曜

百星麗於元象非如九州萬國廢置無常故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也必欲刊之國史施於何代不可也但史記包括所及區域綿長故書有天官論者竟志其語班固因循復以天文作志無漢事而隸

入漢書

遷所謂河渠而固更曰溝洫夫廣深皆四尺謂之

溝皆八尺謂之洫此非漢所治者而固徒以盡力溝洫之說遂以表其書名實果相當乎合律於歷似也然考之志既言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在建星又云星紀中牽牛初冬至夫建星在斗十三四度之間其與牽牛初相去蓋十餘度不應若是之遠此雖漢歷之未精而固獨無一言辨之何耶

律歷志元封七年仲冬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日建星孟康注曰建星在斗牛之間晉灼曰古歷皆在建星建星斗星也又律歷志云星紀初斗十三度

中牽牛  
初冬至

合禮於樂似也然攷之志禮樂之制固詳於史

記而於禮多闕而不詳長樂朝儀此漢初禮典之大者

但言其大槩而已又何耶

見本志

易封禪曰郊祀而不載

原廟薦新之事

叔孫通傳

宗廟迭毀之議

韋元城傳

毋乃太簡乎

易平準曰食貨以弘羊均輸罔民之術而比成周泉府

之法

食貨志贊曰易稱衷多益寡稱物平施書云懋遷有無周有泉府之官故

羊均輸壽昌常平亦有

從來毋乃太謬乎此猶可也固於八書之外自立私見以

為地里藝文五行刑法之四志意有去取之高識然熟

究之而亦無足取其論天子之行幸而不計里數之遠

邇邵氏議其志地里之疎

聞見錄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禪又並海至碣石又巡遼西

又歷北邊又至九原五月還甘泉僅以百日行萬八千餘里尤荒唐矣

其論儒者之學術

而至與農雜而分峙李氏譏其志藝文之陋

李清臣文選之自序

嘗分九流矣固為藝文志遂以儒者與道法陰陽名墨雜家農家分峙而齊驅嗚呼固以為儒者求治於世而已乎宜固因實憲而犯於非義也云云其引書失宜者四其叙事乖禮者

五劉氏駁其志五行之錯

劉知幾史通論漢史五行志其錯繆者四科一引書失

宜二叙事乖禮三災異多濫四古學不精駁其違悞者有十三條如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為文公有大致尤



陽之禍知幾以為求諸人事理必不然疏其引書失宜者有四一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春秋史記錯亂難別三屢定春秋言無定體四書名去取所記不同辨其叙事乖理者有五一徒發首端不副證驗二虛論古語論事不同三直引特論竟無他術四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標舉年號詳畧無法刑法一志既曰大刑用甲兵則兵猶刑也而又詳於刑畧於兵一代制度漫無所考如垓下之役孔將軍左費將軍右淮陰當其中陽敗以誘之兩將軍從兵淮陰復乘之此兵家致人之術羽所以敗者由此而固惟曰羽圍垓下曾不見其所以能勝者微遷著之後人將何所考哉抑又論之

遷史固優孟堅也然功十而過一遷史亦不能無失孟  
堅誠不及子長也然過十而功一孟堅亦不為無得且  
三代世表誠能推百世之本支然伏羲神農黃帝為三  
皇少昊顓帝高辛唐虞為五帝遷乃首黃帝而遺義昊  
名曰五帝三王之記其失一也見三代世表律書誠能推上  
生之損益然遷之黃鐘九寸蓋以九寸為分以十分之  
寸約之得八寸十分一而乃謂之七分一其失二也律書  
云烏可以遷之得而不議其失哉王子侯表例不稱姓

而下卷以姓書之蓋元始以來王子行封權歸王氏特

待以異姓之法默寓其感慨之意其可取一也

漢史王子侯表

上不書姓王子侯表下乃書姓時元始間也云云

食貨志本言財利而歷載張

湯峻文窮治之法蓋武帝欲興利源先施嚴刑而湯之

慘刻不志於刑法志於食貨正原其用刑之由其可取

二也

食貨志自公孫宏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宏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

沮撓窮治之法用矣烏可以固之短而不取其長哉此愚紬繹二

史而詳致其辨云

太元 太元學易之得失

太元果有得於易乎然劉歆嘲之

劉歆謂太元可覆瓿

嚴尤誚

之 嚴尤謂此書必廢

老蘇東坡又起而譏之

老泉作太元論辨其說又東坡謂雄

好為艱險之辭以文淺易之說如太元法言皆是

是其書未足論也太元果無

得於易乎然桓譚稱之

桓譚稱其書必傳

張衡喜之

張衡稱太元殆盡陰

陽之數 溫公康節又從而推之

溫公集注太元又邵康節觀物外篇揚雄作太元可

謂見天地之心者也

是其書未可輕也愚嘗平心論之以一家之

書而強合諸家之數此雄之所以失以大易之理而參

決一己之見此雄之所以得善則存之否則去之則雄  
將無辭而諸儒亦無議矣且易有彖元則有首易有爻  
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之贊有測以元文而準文  
言以攤瑩捫圖告而準繫辭元固求合乎易也

溫公讀  
元易有

彖元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  
元有贊易有象元有測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元有  
元元文解五德弄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易有繫辭元  
有攤瑩捫圖告五者皆推贊太元繫辭之類也易有說  
卦元有數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易有序卦元  
有衝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  
易有推卦元有錯錯者然易之天五配以地十元也有  
推八十一首而說之

五而無十

元數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  
八為木四九為金五五為土

易之六畫

初二三四

五加以六位

九

元也有畫而無位

初一次二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七次八

九次

果易乎元以元文擬文言而元文不加之晬

太元以晬準乾

而加之中

元以中準中孚蓋以卦氣起於中孚故以元文加之中

元以首名準卦

而或以一首或以二首

易一卦當六日七分元一首當四日半積之故以二首當一卦

果易乎是元亦不專合乎易也贊之初二以至于上九

則有取於洪範九疇之數一與六共宗以至于五與五

相宗則有取於洛書生成之數其為首八十一則黃鐘

之天數寓焉其為贊七百二十有九則十二辰之中數  
寓焉泰中之數三十六其用三十三而虛其三則太極  
函三為一之數泰積之數始於十八終於五十四而合  
於七十二此則商徵益一上生之數前律此猶可也六  
歷志  
日七分之數唐一行所深非而子雲自中至養則而效  
之而未敢亂其叙孟喜惟易去坎離震兌存六十卦使  
每卦各主六日七分以當卦之日以  
中孚為冬至用事之始六日七分而後復受之又唐  
一行謂孟氏六日七分  
之事至於觀陰陽之變則錯亂而難行  
牽牛起度之數蔡邕所力議而子

雲自中至養求而合之而欲應其度

前律歷志洛下閭作太初歷又按

元中首入牛一度周首入牛五度至養則為斗宿二十二度

疲精竭神於占候步推

之末噫亦勞矣自今論之夫復卦之所謂七日來復者謂自復而至於乾自姤而至於坤皆六日爾而有陰陽之辨極其始終則至復與姤皆七日焉是蓋天道之自然而復卦之所以善言天道者也而孟喜乃以私意附會之其說曰去坎離震兌以分主二十四氣而六十卦之爻乃當三百六旬之數又自七分推之則其為數四



百二十分每以八十分為一日則為五日四分之一而  
可以備其周天之數以中孚為冬至用事之始故六日  
七分而復受之果何者而合於七日來復之義也至太  
元之書始於中終於養凡八十一首以一首當四日有  
半而其所主者乃三百六旬與夫四日之半又以蹠贏  
二贊而足其閏之數而六日七分之說興焉是固有取  
於喜之說也抑不思六日七分之奇數果可合於七日  
來復之義乎借曰太元以虛三起數而七日之數止於

六日七分則一日八十分之義果何義乎

易卦氣震離坎兌四正卦

各守其方餘六十每卦六日則當三百六十日又以一日分為八十分五日為四日分四分之一為二十分總四百二十分分之六十卦每卦又得七分故曰六日七分太元每首直四日半八十一首凡直三百六十四日半又以踦贊諸半日又贏贊諸家皆以為當四分之一雖溫公亦然近代之歷冬至在斗

二度其說本於戴記月令仲冬日在斗之數此亦天道自然而月令之所以為善言天道也而洛下閎乃以淺見揣摩之其說曰始於十一月冬至夜半甲子起牽牛一度驗其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其數始定然自

太初以迄于今朔後天三日氣後天四日冬至之所在  
差天幾三十餘度果何為而合於在斗二度之說也至  
太元之書始於中而應於冬至之日以明陽氣之萌故  
中首入牛一度周首入牛五度至於養則始為斗宿二  
十二度是固有取於闕之說也抑不思差天於三十度  
之間則四分之虧一者果能免乎借曰歷久必差而盈  
縮進退不能為千萬世之數則探端造始者果能遁其

責乎

前律歷志洛下閎作太初歷元封七年仲冬十一  
月甲子朔旦冬至日在建星孟康曰建星在斗牛

之間云云又楊雄傳元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  
二百四十三表一百二十九贊分為三卷與太初厯相  
應又溫公注太元以為擬太初厯古厯四分之一在太  
初為千五百三十九分之三百八十五分實於四分之  
一增一秒不可以四分之一論也又太元注每首之  
下列二十八宿中首入牛一度周首入牛五度養首入  
斗宿二度雖然子雲泥於諸家之數固不能無牽合之謬

子雲參於大易之學亦不可無真實之見夫子雲當莽  
賢之世不事進取恬於勢利獨與嚴遵李仲元游則其  
學必有據矣夫以漢之正統而象七百二十九贊之正  
數以莽之閏位而取踦贏二贊之餘分此其立論關於

天地之常經古今之大義數耶理耶

馬永卿問元城先儒注太元每首之

下引二十八宿何也先生曰周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太元七百二十九贊乃此數也永卿曰七百二十九贊分而為二合三百六十四度有半而不相應何也曰楊氏以半不可合故有踦贊贏贊應周天之數漢之正統以象歲也莽之僭竊乃閏位也先儒於踦贏之下注以為水火之閏而王莽傳所謂餘分閏位者蓋為是也以斷之首而得夬卦五陽去一陰之噫子雲之數深矣

象以陰陽之象而明君子小人進退之義此其為說切

於造化之妙用治道之體數耶理耶

長編慶歷七年張按注太元集解召

見延和殿今探得斷首且言惟易夬卦蓋剛陽以決陰柔君子進小人退之象也上悅

昔韓愈讀

荀子欲合於理者存之害於理者去之有道之士於太元亦云

中說 論王通可疑者四

潛虛一書溫公所著也而或謂非出於溫公

溫公行狀墓誌不載

潛虛太極一圖周子所作也而或謂非出於周子

張南軒太極圖

解或曰太極圖周先生手授二程者也今二程之講論答問見於遺書者獨未嘗及此圖何耶

此中說

一書雖有格言而不能免後人之疑者無怪也夫自魯

鄒教息說鈴紛紛得其傳者蓋鮮諸子之没自荀楊不

能深入閭奧河汾王氏生於隋季動法吾夫子步武質  
疑問難甚矣其類魯論也遐想氣象亦往往如沂水泳  
游時矣然所以滋後人之疑者有由也韓愈作原道篇  
僅有軻死不傳與荀楊大醇小疵之說曾無一語齒及  
河汾可疑者一也

中序愈不稱文  
中子云云見下

房杜王魏諸人嘗游

其門皆位將相非忘乎木落糞本之義者亦不見尊其

師而立之傳此可疑者二也

中說世家門人自遠而至  
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

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元扶風陳威河東薛收中山賈  
瓊清河房元寶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咸

稱師北面而關子明在太和中見魏孝文距通所生之  
受王佐之道

年蓋百二三十年矣而其書乃有問禮於關生之語此

可疑者三也

錄關子明事太和末余五代祖穆公曰談湯穆公曰足下奇材也入言于孝文詔見

之又中說子嘗問禮於關生遂退而求諸野

李德林卒於開皇十一年通繞

八歲爾而其書乃有德林請見子於長安之語此可疑

者四也

王道篇子在長安時楊素蘇夔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云云德林

與吾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云云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霑襟焉

夫惟事迹

之有可疑也於是世之議者始而惑繼而毀終而駁之



以為通之門人私為之增益其師說而房杜王魏之遊

其門者皆無是事焉吁有是哉

後人作駁中說者十卷

然嘗觀中

序之論閱東郊之書而又參隋唐之史而後知王通之

學不誣而中說之書可信也且退之不及於通非遺其

人也愈方稱孟子能距楊墨而功不在禹下正推明力

排異端之功不稱之者蓋先功而後道之義

中序彼韓愈氏力排

異端儒之功者也故稱孟子能距楊墨而功不在禹下

孟軻氏儒之道者也故稱顏回謂與禹稷同道愈不稱

文中子其先功而後道歟猶文中房魏不揚其師非棄

所學也通之弟以言觸長孫無忌王氏兄弟抑而不用

陳叔達時撰隋史欲編世家而避太尉之權而不敢不

傳之者蓋閤筆避權之過

東臯答陳尚書書曰貞觀初仲父太原府君為監察御史

彈侯君集事連長孫無忌太尉由是獲罪時杜淹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於是太尉與杜公有隙而

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季父與陳尚書叔達相善陳公方撰隋史季父持文中子世家與陳公編之陳公亦

避太尉之權藏而未出重重作書遺季父深言勤懇季父答書其畧曰云云時魏文公對曰夫子有後矣天將

啓之證也儻逢明主願翼其道及仲兄出湖蘇關生之合杜大夫嘗於上前言其樸忠太尉聞之怒

問禮德林之請見非果可疑也特傳述者錯其歲月耳

荀卿子遊於齊居於蘭陵近世儒者亦疑其時世以為  
非與齊宣王春申君相值謂劉向誤序卿事可也并以  
為無卿可乎嗟夫通之為道明白正大蓋扶世立教濟  
時行道之學中之為說議論問答本樂天知命窮理盡  
性之書蓋孔孟氏之流派而後來諸公之逕蹊也議者  
不味其言而疑其傳不信其道而惑其人世無諸老大  
儒之論則河汾之學術沉沒寂寥不著人間安得聲名  
掀揭流傳古今哉故其在唐朝也司空圖皮日休皆尊

其學以房魏數公真其徒大書于碑以示後世而文士

又有請以王通氏陪從祀者使無其人容有是舉乎

見唐

書

其在我朝也柳仲塗宗之於前孫漢公廣之於後

中序

而伊洛大儒又稱為隱君子極有格言荀楊不到使無

其人容有是論乎

遺書明道曰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

極有格言荀楊道不到處

噫河汾之學不幸史失其名而起或者毀

駁之議亦幸而世有公論而得諸儒辨明之力然又論

之中說一書固有述作之功而不能無侈大夸詡之言

固有羽翼之助而不能無僭擬妄誕之咎何者以董常而比顏子以公卿問答而比孔門之諸弟以陳思王而比季伯之遜以荀氏之二仁而比殷之三仁其通之自處則欲與夫子而齊驅嗚呼學步邯鄲而失邯鄲效顰西子而失西子何通之不量力也固宜起後世紛紛之論善乎紫陽先生之論通也雖稱其過荀楊而咎其擬夫子雖喜其明世變而惜其闕大體誠確論也然則中說之書豈得謂合乎中之義哉

晦庵語錄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

伯三以天下遜他便說荀氏有二人又以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  
他便說荀氏有二人又以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  
時門人弟子又同上王通自比孔子殊不知秦漢以  
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云云然王通比荀楊又別於事  
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用  
作為先後次第都曉得只可惜不曾向上面透一層於  
大體處有所欠闕晦  
翁晚號為紫陽先生愚故曰楊雄作法言而言未必可  
法知幾作通史而史未必皆通王通作中說而說未必  
合中

先天易

先天之學在心法

畫前元有易刪後更無詩此先天學也欲知大易之旨

當求之先天

邵堯夫詩須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力

甚微然即孔子之發明者言之如神農取益取噬嗑黃帝堯舜取渙取隨益神農黃帝堯舜時重卦未畫非畫

前有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此心法也欲知先天之

學當求之心法

陳瑩中答楊中立游定夫書康節云先天圖心法也圖雖無文吾終日言未嘗

離乎是故其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天地自我出其餘惡足言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康節之

餘事耳夫先天之易非康節之私意也十三卦之蘊未畫

之前聖人已取之孔子嘗發明其旨此其源流之學耳

然是學也非求之圖而求之心非取其數而取其中中

者先天之要心者中道之主康節之所自得者在是嗚呼天下安有心外之學哉愚嘗即其圖而玩之乾南坤北與離上坎下之位不同也乾履大有與乾坤屯蒙之

序不同也

陳瑩中云伏羲之易乾南而坤北自乾而左自巽而右兌在東離為西起震終艮之序則

離上而坎下震東而兌西與先天之序不同矣乾坤屯蒙之序與乾履大有大壯之序亦不同也康節

之於易固非好為同異者蓋有先天之易有後天之易先天之易伏羲易也後天之易文王易也文王之易聖人既言之矣伏羲之易聖人未之言此康節開其機而



發其藏也是圖也自太極而兩儀自兩儀而四象四象

既交而成十六事八卦相盪而為六十四卦此先天之

象也

陳瑩中書康節觀物云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之八卦也蓋先天

之學本於伏羲而備於文王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既射既濟未濟四象既交成十六事八卦相盪為六十四卦按先天圖乾坤與否泰艮兌與咸損震巽與恒益坎離與既濟未濟常相對是為十六卦

由一陰一陽而為二陰二陽由二陰

二陽而為四陰四陽由四而為八由八而為十六由十

六而為三十二由三十二而為六十四此先天之數也

先天由一陰一陽而為二陰二陽由二陰二陽而為四陰四陽由四陰四陽而為八陰八陽由八陰八陽而為十六陰十六陽由十六陰十六陽而為三十二陰三十二陽而六十四卦成矣有變象化象有

感象應象故變象則寒暑晝夜化象則風雨露雷感象

則性情形體應象則走飛草木此象之不一也

經世書元之元

日之曰乾之乾元之會日之月乾之兌元之運日之星乾之離元之世日之辰乾之震元之歲日之石乾之巽元之月日之土乾之坎元之日日之火乾之艮元之辰日之水乾之坤七者皆然又天陰陽日月星辰地剛柔水火土石變象寒暑晝夜化象雨風露雷感象性情形體應象走飛草木有往數來數有陰

數陽數故往數者已生之卦由左而旋來數者未生之

卦由右而轉

觀物篇數往者順者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知來者逆者逆天而行是

右轉也皆未生之卦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講圖意

陰數者起於十二陽

數者起於三十此數之不一也

觀物篇乾陽中陽不可變故一年止舉十二月

震陰中陰不可變故一日十二時不可見兌陽中陰離陰中陽皆可變故日月之數可分是以陰數以十二起陽數以三十起而常存乎三六也按經世圖元之元元之會十二此陰數十二也元之運三百六十此陽數三十也元之世四千三百二十此又陰數也然數之起者元之歲十二萬九千六百此又陽數也

不出乎中中之主者不外乎心即中而言數即心而言

中上見則先天之學得矣不然於中外而求象數於心外

而觀休咎吾恐先天之圖皆陳迹經世之書為考數豈

足與論康節之學哉

陳瓘曰先天之學心法也其學在心或於心外欲觀休咎故以皇極

為考數之書耳愚故曰不知性學不可言太極之圖

周子太極圖陰陽一

太極圖晦庵釋曰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不知心法不可談先天之易而世之

議者且曰司馬文正與康節素善者而未嘗言及先天

或疑其學之迂

聞見錄司馬文正與康節同時友善而未嘗有言及先天學

嗚呼康

節謙退君子也蓋不肯以平日所長求銜於人正傳溫

公而不及潛虛之意何疑哉

溫公行狀墓銘不載潛虛

世之議者且

曰是圖康節得之李挺之挺之得之穆伯長伯長得之

陳希夷

陳希夷學易以數學授穆修伯長修授李之才挺之之才授康節先生

或疑其學

之誕嗚呼希夷有道之士也故以易學流傳於後正濂

溪得希夷種穆太極圖之意何害哉

胡宏通書序周茂叔傳太極圖於穆

修修傳於種放放傳於希夷

吾觀春雷之變而知天時之往復陰陽

之消長

邵康節問伊川曰今年春雷何處起曰起處起

杜鵑之兆而推地氣之

去留世道之盛衰其有關於世道也如此或者至以迂

濶議之吁亦妄矣

康節步天津橋聞杜鵑不樂客問其故曰洛陽舊無杜鵑不一二年前用上

南人為相天

下多事矣

援經

論儒生援經之謬

嘗謂漢儒有明經之功而不無泥經之失有援經之言而不無假經之過夫聖人六經與天地並正為立民極之地而後儒反假托以文姦援引以濟私是先王學術反為禍天下之具也且漢自中世以來上以表章而自任下以授受而名家朝廷之上非經不能立事縉紳之

間非經不敢建議賈捐之請勿擊朱崖王商則曰經義

何以處

本傳

龔勝之奏王嘉公孫祿則曰君議無一所據

王嘉傳

一時君臣相與從事於經學之間意亦善矣如董

仲舒以元年謹始之義而勉時君之初政

董仲舒傳

雋不疑

以蒯瞶出奔之事而辨一時之疑獄

雋不疑傳

以此立論豈

不為聖經之幸惜其考究之不精講明之不熟往往以

詩書為發蒙是則可嘆也已自今觀之來歸自京我行

永久詩雖有是言而無關於邊功也乃援之以頌陳湯

之功

陳湯傳  
劉向云

何泥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詩雖有是語

初無關於郊祀也乃取之以定南北郊何鑿也

匡衡傳

推

遯卦不效以必考課不可謂無得於易然房之法煩碎

已甚人皆能言其非豈必得推卦而知其不行乎

京房傳

用咨十二牧而罷刺史不可謂無得於書然刺史之法

以卑臨尊正上下相維之意豈可泥於十二牧之法而

罷之乎

何武傳

古者夷狄來朝坐之國門之外丞相霸援

荒服之義當矣而或者乃假長發之詩而從位單于於



諸侯王之上抑何與經戾也

蕭望之傳

古者天子之於丞相

右坐為起左與為下況於百官乎司直尊上公之說當

矣或者意慢丞相乃托尊上人之言以自文抑何背戾

之甚也

消勲傳

甚者欲附姦臣則援其不語怪力亂神之

言

張禹傳

欲行摧酷則援其有酒酤我之文欲奪其利則

援周禮五均之法

王莽傳

是又借聖經以為殺人之術也

雖然漢儒固有過矣而過亦不先也自左氏以賦詩之

語而定人之禍福以占易之言而論事之吉凶於是詩

流入於五際專持子午卯酉以驗人事易流入於五行  
專類淫巫瞽史以決疑心推波助瀾漢儒尤其是左氏  
作俑之過也且秦繆之享晉文賦六月以見意夫六月  
宣王北伐之詩也重耳何足以當之周襄之享晉文也  
賦菁莪以見意夫菁莪天子養育人材之詩文公何足  
以當之垂隴之役鄭伯所以享趙子也七子從鄭伯以  
寵其禮趙孟請賦詩以觀其志不知伯之汰侈已盛雖  
愚夫亦知其必亡豈待賦鶉奔之詩而後見哉昭元之

會鄭伯所以享三大夫也趙孟賦匏葉以為之倡穆叔  
賦鵲巢以為之和不知死生禍福雖聖人亦歸之命而  
不敢必豈必因賦詩而言不復此哉夫左氏述賦詩凡  
六十有六篇而合乎專對之義者止於甯俞辭湛露彤  
弓叔孫豹如辭肆夏元侯之二事焉其餘皆斷章而不  
能合聖人之道也並左傳如觀之為卦先王所以觀民而  
設教也左氏執其說以驗陳氏之得政離之為卦先王  
所以繼離照于四方也左氏衍其說以符晉侯之必敗

叔孫婁見賊於家臣是其見善之不明爾左氏取明夷之占以附楚丘之妖怪南蒯家臣而君圖是其用心之不臧爾左氏取黃裳之義以成惠伯之先見夫左氏述卜筮者三十有三而有功於名教者止於南蒯之事焉其餘皆附會而不能合三聖之法也

並本傳

晉范甯謂左

氏失之誣者豈不驗歟

范甯謂左氏富而

艷其失也誣云云嗚呼左氏親

見聖人者也且穿鑿附會而不合之罪以罪左氏也國朝以經學淑人心名儒以經學扶名教未嘗不講經也

而不聞有鑿經之失未嘗不據經也而不聞有假經之名有合乎經則施於議論之間不合乎經則不泥於章句之末此正善詩不說之意也講月令而明奉天之事

范祖禹講月令聖人奉天之事切於畏講春秋而發尊天者莫如仁宗願陛下誠於奉天云云

君之旨

實訓通英閣講春秋仁宗曰春秋經旨在於獎王室尊君道左氏詭異不若公穀之質宋綬曰

誠如聖諭

其論禹貢也戒人主之貪心

孝宗時林機講禹貢因論禹貢之書立為

經常之制天下樂趨而不厭常以其論乾卦也而諷今大禹勤儉之心為懷治效不難到

日之君道

開寶三年上召王昭素講乾至九五飛龍在天欽容曰此文正當陛下今日之事因示諷

諫帝大悅

此固合於聖經而援是以告君也若夫燔柴望秩

此王制之論也不敢附會其說恐滋君上封禪之侈心

矣

范祖禹講王制曰古人多因燔柴望秩之說乃附會為封禪皆秦漢之侈心非古者省方之意錫王

勇智此仲虺之誥也不敢數陳其旨恐啓君上之黷武

之忍心矣

神宗朝呂公著講天乃錫王勇智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稱湯能伐夏救民故以

智勇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時上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是

雖不求合乎經之言而深合乎經之道豈若漢儒之陋

哉竊嘗論之周禮一書為生民立極為天下開太平此

周官之本意也至和中有以荒札緩刑之說勉其君者

至和元年講周禮大荒大札則薄征緩刑楊安國曰所謂緩刑者過誤之民當歲歉則赦之上曰天下皆吾赤

子捕而殺之熙寧中有以布法象魏之法誣其君者呂惠

卿進講言先王之法有一年變法者如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也上問司馬

公何如公曰布舊法也何名為變是二說也同出於周官也一則勉之

以恤刑之心一則欺之以變法之失其得失可鑒矣易

之一書貴陽而賤陰進君子而退小人此周易之要法

也皇祐中有以鼎卦覆餗之說諭其君者

皇祐三年講鼎卦上問九

四之象施於人事如何揚安國曰鼎為烹飪成新之器  
上承至尊下又應初上承下施任重非據故足折而覆  
鍊慶歷中有以需卦燕樂之說啓其君者

慶歷二年林瑀換周易天

人會元記其說用天子即位年月日時占所直卦以推  
吉凶瑀言上即位其卦直需其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  
以飲食晏樂臣願陛下頻出晏遊極水  
陸珍好之莫則合卦體上駭其言斥之是二說也同出  
於周易也一則戒之以用人之道一則諛之以縱慾之  
非其誠僞又可見矣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六

七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牟焜

謄錄監生臣湯汝梅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六 宋 黃履翁 撰

擬經論儒生擬經之僭

華黍之補亡欲繼乎詩也君子不之予

晉東哲補南陔白華華黍由庚

儀六詩而老杜一集本以五言為體山谷謂有三百篇

之旨

山谷讀杜工部詩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每三百篇之旨

湯征之續闕欲續乎

書也君子不之取

白居易補湯征篇

而孔明出師一表本以表

而自名東坡嘆其與伊訓說命相表裏

東坡云孔明出師一表與伊訓

說命相表裏

大抵得聖人之意則自然暗合於道泥聖人之

言則往往反戾於經況國風雅頌渾厚醞藉誦之如奏黃鐘大呂商盤周誥幽深簡古讀之如登九折峻坂儒生學士無聖人萬分之一而欲效聖人之所為噫亦妄矣東哲補詩俳優之戲舜耳居易續書冠巫之步禹耳此愚竊嘆夫後之擬經者皆侮聖人也且六經何為而作哉蓋夫子接三代之後有典謨訓誥之文有禮樂法度之善天地陰陽之蘊已露而未顯三綱五常之道幾

墜而未振於是刪詩定書制禮作樂繫周易作春秋聖人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也彼王通何人哉既續詩矣而又續書既元經矣而又易讚既禮論矣又樂論然曹劉沈謝之句安能合鹿鳴四牡大明關雎之旨七

制詔志策議之文安能合堯典舜典禹謨伊訓之義

見下

達者與幾守者存義果序卦雜卦之蘊乎

中說問易篇子贊易至序

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幾矣至雜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皇始之帝晉

宋之王果獎周室尊中國之筆乎

同上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證天

以授之也晉宋之王近於王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意也齊梁陳之德行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有代太和之力也又魏相篇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亦周禮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亦天命之所歸乎禮

之論樂之論果能推明先王政化之意乎

魏相篇董常曰夫子以續

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侈然以王氏六

經自名此特效西子之顰耳通之意猶未也中說一書

酷類魯論以董常比顏子以公卿大夫比顏曾門弟而

其心則以夫子自尊通之意正如歐陽永叔自擬韓昌

黎而以梅聖俞擬孟郊也嗚呼安得後人不以六經奴

婢誚之哉

晦翁語錄問王通病處如何曰這人於用處曉得急欲見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

去上書要興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底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元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聖人之典皆在於是取而讚述方做得這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之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詩則欲取曹劉沈謝者為續詩便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已為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畧好此外又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罔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可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辭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又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

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證佐故粧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剛定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這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王通然僭自要做箇孔夫子便胡亂把別人來為聖為賢

經之罪不特一王通也世無君子之論則蟬噪爭鳴蛙尊自居皆得侮聖言矣子雲之太元蓋準易之象數也易有彖元則有首易有爻元則有贊易之爻有象而元之贊則有測

溫公讀元易有彖元有首彖者卦辭也首者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元有贊易有

象元有測測所以解易也易有文言元有然易以道勝  
元文解五德井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而元以數勝是雄蔽於名而作也此後世所以有吳楚

僭王之譏焉嗚呼畫前元有易何俟雄之贅哉

邵康節詩須信

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無詩雄且不能逃君子之議則京房之卦氣

京房以卦氣用事候寒溫風雨

元嵩之元包

後周衛元嵩作元包唐蘇源明為之傳李江為之注

一行之大衍

唐僧一行作大衍歷

皆謬也屈平之騷經蓋倣詩之

比興也以香草比君子以龍鳳比忠正美人以喻時君

惡鳥以况小人

王逸序楚詞章句以騷之文依詩取興引義譬喻以善鳥香草譬忠正以惡禽



臭物比讒佞取美大人以譬於君宓妃佚安以譬賢臣蛟龍鸞鳳以託君子鴟鴞雲霓以為小人然詩

之體尚忠厚騷之體類迫切是原蔽於怨而作也此或

者所以有異經典之誚焉

劉勰云

嗚呼刪後更無詩何待

原之倣哉

上見

原且不能追後世之譏則王褒得賢之頌

漢王褒作聖主得賢臣頌

宗元平淮之雅

柳宗元

皆妄也吳越之春秋

後漢趙曄為吳越春秋其屬辭皆不與春秋史記相似非史筆之正出隋志

楚漢之春秋

後漢

班彪傳漢興定天下太中大夫陸賈記錄時功作楚漢春秋九篇

非不求合於春秋也

然游夏高弟且不能措一辭况諸公乎三國之尚書

史通

云記注之尚書非不求合於書也然秦魯二篇聖人且不得已繫於帝王之後況後世乎世儒論後之學者僭擬聖經正如兒曹歛容危坐以效老成拜伏跪起以效賓主言氣象大不相類也雖然聖經之名固不可擬而所述之道獨不可學乎聖經之體固不可襲而所寓之意獨不可求乎述性命者存乎易讀易而得性命之理雖未必曰易謂之得於易可也詠性情者存乎詩作詩而得性情之旨雖未必曰詩謂之得於詩可也示直筆

者在春秋紀政事者在乎書作史而能成實錄備故事  
雖未必曰書曰春秋謂之得於書春秋亦可也石介之

宋頌九篇衆謂猗那清廟之詩無以加

石介著宋頌九篇衆論以猗那

清廟之詩無以加此云云

嗚呼劉禹錫三閣四章魯直且以忝離配

之宋頌之無愧猗那也宜矣

黃山谷謂劉禹錫三閣四章可以配忝離

尹洙

之皇雅十篇人謂堯典舜歌而下所未聞

尹洙作皇雅十篇范文正

公序其文堯典舜歌而下文章之作醇醪迭變抑末揚本去鄭復雅左右聖人之道者難之師魯從穆伯長遊力為古文而師魯深  
於春秋故其文謹嚴  
嗚呼韓退之淮西之碑孫覺且嘆

其叙如書則皇雅之可軋舜歌也亦宜矣

後山詩話龍圖孫學士覺

論文謂退之淮西碑叙如書銘如詩

康節先天之學

邵康節明先天易其詩曰天地定位否泰

反類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益起意水火相射既濟未濟

濂溪太極之圖

濂溪作太

極圖論無極雖未嘗規規於方州部家之體而理數暗

合於易噫孟子七篇之書不言易而君子謂其深於易

者以其所載者性命也王元之之太祖實錄其事直書

王禹偁修太祖實錄直言其事執政以禹偁輕重其間出知黃州

曾子固之兩朝國史

必主仁義

曾鞏修兩朝國史所為文開合馳騁應雖未用不窮然言近旨遠其歸必主於仁義

嘗屑屑於編年之法而褒貶實得於春秋噫子長易編年而為紀傳表書君子謂其合於春秋者以其所書者實錄也

史記如不表吳者或謂春秋外夷狄之意

世之議者且曰司馬所著

潛虛之書母乃蹈太元之轍乎曰此未必出公之手也

吾觀傳公之行者不聞一語及於潛虛其意可見矣

溫公

行狀墓銘不載潛虛

世之議者又曰朱氏所補大學致知格物之

章母乃效補詩之尤乎曰此亦知先生之已說者吾觀章句之序自謂以程氏之說輯之以俟後之君子其意

亦不敢自專矣

見太學章句序

噫曾經聖人手議論安得到後

之學者妄為僭經之舉盍以是自訟云

明經

唐本朝亦能得人

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此唐人之謠也

唐人言進士盛於貞觀永

徽之際不由此選終不為重則曰白衣公卿又曰焚香

二品白衫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禮進士撤幕待經生此我朝之詩也

編年仁宗謹於選

焚香祝之曰愿得忠孝狀元洎唱名則鄭夫以詩謠觀

辨也時有詩曰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之則明經之科亦輕於進士矣噫有由矣蓋唐之試明

經者但取絕句

楊綰奏有司帖試明經不知大義乃取年頭月尾孤經絕句

我朝之

試明經者專取記誦

天聖八年晏殊言近明經並試策問參其所習以校材識今專取

記誦請試策後議以上

夫惟取絕句專記誦所以起人厭薄之意

使講明先王之義理紬繹諸儒之議論明於理體為鄉

所稱如唐人之詔

高祖詔諸州明於理性為鄉里稱者縣考州覆歲隨方物入貢經學

優深可以為師如國朝之科

太宗國初有經學優深可以為師科

亦何遜

於進士哉雖然是科之設唐與國朝未嘗不重而得人

亦未嘗不盛也唐之設科有五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

有三禮有三傳

唐選舉志明經之科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史有史

科此歲舉之常選也

此選舉之條也國朝之設科有三禮

薛顏字彥回少

以三禮取第

有三經

太平興國四年詔曰明法於諸科之中功績最小學究併三經之業精習稍艱

自詩書易只習一經仍併明法

有二經

雍熙三年書易併為一經明經亦復令兼置二經

有名

曰經學優深

上見

有名曰經明行修

真宗祥符二年試服勤詞學經明行修張

師德等又元年試舉人張觀以下及第

此科舉之目也及考唐制誥三家

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其崇尚之意甚隆矣

唐選舉志楊綰

云云因詔以三家傳儀禮出身者不任散官

入觀國朝嘗試經明行修舉人



以經義精奧至上煩御筆親選考官以授其義其選取

之意尤厚矣

真宗嘗試經明行修舉人召考試官諭以去歲所試義自多不便王旦曰蓋經義實

取精奧注疏文字亦與廟諱同者故出義頗艱因出兩制三館官簿義釋考官親選以御筆記之夫待

之不薄選之不輕而洪儒實學亦彬彬於是科之內是

故顏孔之訓五經

貞觀間孔穎達與顏師古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詔改為正義云

德

明之著音義

陸德明著六經釋音

治易則康子元

本議禮則元行

冲本談春秋則蓋文達

並本

舉周禮刪定郊祀者褚無

量也舉詩禮以對祈穀祀者王仲丘也

並本

他如狄仁

傑許孟容徐有功皆挺然於明經之舉

本傳狄仁傑舉明經許孟容擢

進士第又第明經徐有功以學行舉明經

則明經何負於唐哉崔頤正則以

明經進士

太宗時崔頤正與弟孔維則以九經及第事

孔維則以九經及第事

孔維字為則以九經及第國子周禮禮記博士

聶崇義薛顏舉於三禮之選

義少舉三禮明禮學通經旨又薛顏字彥回三禮及第為嘉州司戶

張師德張觀出於經

明行修之科

上見

辨析經疑講明易卦則如馮原之擢五

經馮原字伯宗崔頤正孫奭授以五經大義舉進士為

疑江陰尉會詔擇明經補學官謝泌領餘諾之因問以真義輒辨析遂以為國子監直講

先列注疏後斷已意

則如劉道原之應大義

皇祐初詔能講解經義者別奏名趙周翰問春秋禮記大義劉

恕道原年十八所對最詳先具注疏次引諸儒異說末以己意斷之主司擢為第一則明經何慊

於我朝哉愚之所憾者唐人有尊經之名而不知尊

聖人之道聖經雜於釋老故高祖釋奠浮屠惠乘道士

劉進喜乃得與徐文達陸德明同講

高祖已釋奠召博士徐文達浮屠惠

乘道士劉進喜各講經德明隨方立義偏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誠辨然德明所舉輒蔽

高宗已

數召李元植與方士浮屠講經

本傳

甚至明經一科且雜

試以老子之學人主好尚如此則士之通經無怪其所

學之不純矣祝欽明之五經掃地

本傳欽明擢明經作八風舞盧藏用曰是

舉五經掃地矣

元微之之阿附匪人

元稹字微之十五擢明經判入等後與中人交已相

裴度所學安在耶若我朝以經學立民極以吾道扶世教

或專於明經或合於進士雖沿革不常而尊重聖道之

意千載一日也

熙寧四年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諸科立意舉新制曰進士罷詩賦名占

詩書易禮記周禮二經至元祐禮部言經義詩賦名試進士

是以經學一唱靡然化

之經義名齋學者雲集有如胡安定

胡安定有經義齋有治事齋經

術傳授學者數百有如蔡端明

蔡襄知福州時閩士專詩賦應科舉公得周希

孟以經術傳授學孫明復唱於平陽太山先生孫明復者至數百人云云乃晉州平陽人

石守道振於兗州

石介字守道兗州人

濂溪講於春陵

周茂叔濂溪先生九

江二程鳴於伊洛

程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洛中學者皆尊之

張子明於關中

張載字子厚關中皆尊其學

莫不以性命道德為依據以仁義禮樂

為宗主至今學者皆知有正心誠意格物致知之學諸

先生之力多矣豈非我朝作成崇重之效歟愚故併及

之

武舉

論武舉設科之由

自周人以射御賓興已有用武取士之意然未有其名

爾大司徒至漢人以兵法召募遂有用武取士之名然未

有其科爾成帝元延元年詔舉明兵法有大慮者及唐人又別立一科謂

之武舉而進士武舉始為二焉唐武后長安二年始立武舉之科至睿宗則其

法始行元宗增置嘗觀成周之時士之在庠序之間嘗從事於

射矣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從偶則以射平時以此為教養之術三歲以此為賓興之地大者居則為六卿之官出則為六卿之將次

者入則為比閭族黨之師行則皆卒兩師旅之帥是時也涵養於庠序之時選舉於鄉閭之日特未嘗明言用

武以取士也故曰未有其名爾漢至武帝以良家子而

立選

漢武帝選六郡良家子以為羽林士

成帝以知名而召募

成帝元延年詔北邊

二十二郡舉猛勇知兵者各一人

有詔舉明曉戰陣

後漢安帝詔舉明曉軍法之士

有

詔舉武猛堪任

安帝建元之間又有武猛堪任之舉

有詔舉明戰陣之畧

詣公車

靈帝元和間又舉有戰陣之畧者詣公車

有詔舉猛勇才略之人皆

名聞

西晉武帝詔曰吳會未平宜得猛士以濟武功其普告州郡有勇猛秀異才力傑出者皆名聞兗州

馬隆材堪為良將帝以為司馬督涼州刺史楊傾失羌  
戎之和隆陳必敗俄而傾沒於敵河西斷絕以隆為武  
威太守隆募能引弓四鈞弩九石者得三千五百人終平秦涼

是名二三人皆知之甘

延壽伸威外國號為賢將趙充國坐困西羌輝映麟閣

本傳甘趙本以良家子應選也馬隆偏廂制車深入力戰

秦涼削平功名第一隆本以勇猛應募也是時也示之  
以威武之名作之以功名之心尚未聞設科以取士也  
故曰未聞其科耳唐自開國諸將老死殆盡邊陲宿衛  
空虛乏使遂更翹關負重之選而所得皆姦悍無賴之



流故其弊也坐廟堂仕州縣者以執兵為恥守邊疆入宿衛者不識一丁字猶幸懲其前弊更立新制開元增

置軍謀宏遠堪任將帥之科

開元大備舊制每歲孟春如明經進士之法行鄉飲

酒之禮送于兵部其校試之職則掌射員外其試用之法則自凡上有馬射有馬鎗有步射有穿禮有翹關有負重與大身材言語之選大抵手射之科惟所中多者為第天寶增置明孫吳法之

科當時所取之士不為無補於國家故開元一舉而得裴端復天寶再舉而得郭子儀裴之事業固未多見而子儀當版蕩之秋祿山思明繼踵為亂吐蕃回紇輕視

中國唐祀幾絕而復續者皆子儀剪滅定撫之功是賴

出本傳

是時也進士則取文辭武舉則取勇智故曰進士

武舉始兩立者是也五季之末諸將大抵多務鬪力強  
弓勁弩以徹堅中的為奇利刀長槊以回鋒挫銳為功  
而古今成敗陰謀奇計了莫識為何等事直姦悍之匹  
夫耳藝祖思移其習以收其效於是盡敕諸將讀書史  
閱義理而復設武舉之科申敕諸道解送此武科之始  
設也

要覽太祖開寶元年太祖令諸道解武舉者  
命李昉扈蒙試問所習之業皆無乃罷之

自後

真宗有軍謀深遠武藝絕倫之科咸平制也

咸平三年真宗北征

趙安仁上言當今有至要者五其三求軍謀合武舉已議復行其軍謀深遠武藝絕倫伏望復唐室故事復開

此選至景德初更詔兩制三館復詳定武舉條貫焉仁宗

有步射馬射策試之法天聖制也

天聖七年置武舉應三班院使人文武子弟實

有軍謀武藝許詣兵部投牒取應先投軍機策論三卷每卷三道召人保委先試步射一石弓力馬射七斗弓

力問策一道合格即引見召試至寶元間復詔兵部試武舉以策論定

去留以弓馬定高下焉

聖政編年

夫我真宗仁宗之留意是

科者豈徒徇虛名亡實用哉蓋自當時太平全盛之後

應制科者樂為賢良方正而恥為將帥邊寄之名

天聖七年

置制科其名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博通典墳明於教化科才識無茂明於體用科詳明典史可使從政科識洞韜畧運籌決勝科軍謀宏遠材堪邊寄科凡以得京朝官之被舉及應選者應武舉者徒

知蹶張馳射而不知有智謀韜略之秘

富弼獻閱將議於景祐曰今選

將之道或列制科或設武舉其應制科者必樂為賢良方正恥為將帥而應武舉者蹶張馳射擠於卒伍所得皆妄庸鄙淺蓋今重文雅以輕武節也於是既取武藝又取軍謀既考騎

射又考策試而異人傑士往往間出於是科之下是故景德設科之初高志寧出焉天聖改紀申命之後令狐

挺出焉方元昊之未發也志寧請兵欲覆其巢穴謀不  
獲售元昊因以背逆何料敵之精耶韓琦謂志寧可比  
淮陰其美之深矣方智高之梗化也挺教狄青以蕃落  
騎擣其虛青果取勝何知兵之熟耶畢仲游謂挺觀敵  
制變籌度萬里外猶矢破的當其稱之極矣二人雖未  
中選不盡其用然平日閑習是科非但區區於鞍馬弓  
矢之末也長編雖然今日有武學養之於未用之初有武  
舉擢之於將用之日其法誠善矣然復能意氣以感召

之精神以招徠之或出於大臣之論薦或選於世家之  
傳習又出於是科之外可也昔蘇洵謂弓馬策試未盡  
可使兩制舉所聞方略弓馬勇而有謀者待以不次之  
任蘇老泉文請為新制以革其弊弓馬不過麤才策試亦為無用可使兩制舉所聞弓馬勇而有謀者待以  
不次之任范文正亦謂今可於忠孝之門挾智勇之器堪將

材者密授兵畧試邊任一朝用之不甚顛沛

范文正公曰將門出

將古有言焉今可於忠孝之門挾智勇之器堪將材者密授兵畧試邊任其議山水之向背歷星霜之艱難宜用之不至顛沛今於有司程度之外復為一術以籠絡天下不

羈之士則出是科者可以為郭子儀不出是科者亦不失為韓淮陰而天下無遺材矣

宏詞

唐本朝設科得人

唐人嘗行是科矣而韓昌黎謂古之豪傑必慚是選

韓答

崔立之書僕聞禮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退因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怛怛而心不寧者數月國朝亦行是科矣而楊龜山謂古人得已似不如

此龜山云試宏詞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得已似不如此

嗟夫設科本得士而反

以累士又果何取哉然自鄉舉里選之法壞士之抱寸

長挾一藝者其肯與草木俱腐不得不奮於科目之中  
況潤色皇猷黼黻王言非老於文墨者誰能任之此唐  
人因隋國朝因唐於科舉之外而設是科未可執二公  
之說以議詞學也愚請先論沿革之制而後及於得人  
之盛則亦無負於人國家矣夫宏詞之創於隋盛於唐  
見於志選舉之詳固不必論若我朝始於何時哉蓋國  
初有宏詞拔萃科陳彭年言流內銓選人有服勤詞學  
科丁度程琳皆中或者此其兆歟夫是科之復蓋起於



紹聖罷詩賦之時也于時議臣建言採唐人宏麗秀異之目而謂詞賦既罷求天下應用之文故特復此科焉

神宗十三年高同白神宗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試以雜文又餘見長

編紹聖三年

其目有記序箴銘有表章露布有檄書戒頌每

歲必試而所試特四題爾至於大觀四年則以紹聖為

未備而改為詞學兼茂

建中靖國元年應試中宏詞人不拘有無考任並除學官大觀

間謂之詞學兼茂紹興初謂之博學宏詞

紹興之二年則又以大觀為未備

而改為博學宏詞其除去檄書而增入制誥者大觀之

法也其再復檄書而演為六題者紹興之法也雖然此

沿革之制也自唐以至今日其人材彬彬相望蓋為是

科之榮爾且論諫仁義其篇數百搜次成敗其種五十

規諫可尚也

唐陸贄傳中博學宏詞又贊曰贄論諫數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李絳傳擢進

士宏詞又云詔絳搜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列屏帳便坐帝乃閱視

策勲淮蔡強藩屏氣

收功兩河唐室中興事業可嘉也

裴度傳以宏詞補校書郎又云時討蔡數

不利度親身督戰縛元濟以歸云黃裳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而已帝納之由是平

夏剪齊滅蔡復兩

河自黃裳啓之

文場弄權深摧其鋒回紇恃功力沮

其氣其志節高矣

鄭綱傳擢進士宏詞賓文場詩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

罷統軍用麻蕭昕傳再中博學宏詞科大厯中持節使回紇恃功廷責昕昕曰云云回紇大慚因厚禮遣使

者約和

典司文衡無卑弱氣掌直制誥有典誥風其文學

純矣

高錯傳連中進士宏詞科開成元年權知貢舉帝曰比年文章卑弱今所尚差勝於前鄭覃曰陛下

矯革文弊以正顏俗而錯乃能為陛下得人 崔噫得

人如唐之數子亦何有於昌黎必慚是選之說哉論事

不及已之私則有丁度

事畧丁度祥符四年中服勤詞學科侍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

未嘗及私

事君不發人之私則有李熙靖

長通鑑云云

何正大

也程琳則不屈於繼明

祥符四年程琳登服勤詞學譚科持重不撓不屈於李繼明

世勸則不附於蔡京

實事

何剛方也段少連伏閣於明道

明道二年晁詠之上書於元符

晁詠之少有異才蘇軾曰此奇才也後舉宏詞何鯁

介也噫得人如我朝之諸公亦何有於龜山古人得已

之論哉或者又曰王涯劉禹錫本博學宏詞也而阿附

匪人君子羞之

王涯劉禹錫應中博學宏詞科涯附李訓禹錫附王叔文

秦檜本辭

學兼茂也而姦謀誤國後世有憾焉

宣和五年若是適為詞

科之累而又何足尚者嗟夫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濁

如泥自古皆不免有此然不可以一髮而譏百冠也然  
嘗論之有宏詞之名者必其有宏詞之實夫穿貫古今  
網羅散失其學如此而後謂之博閎中肆外矢口成章  
其詞如此而後謂之宏上之艱其選者所以重其選也  
下之疑其薄者毋乃自處於薄乎學問無窮文章無盡  
科目不可以苟得爵祿不可以濫取是必思若湧泉如  
蘇頲蘇頲傳元宗平內難書命填委頲所占授輕重無少差李嶠曰舍人思若湧泉吾所不及氣備  
中和如許景先許景先傳辭旨豐美得中和之氣援準古誼如解事舍

人齊幹傳論議及詔誥皆援準古誼號解事舍人文章顯名如燕許手筆蘇頌題

與張說以文章顯號望畧然後可以展詔誥必敷奏機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

辯如新豐布衣馬周傳周入關舍新豐逆旅又曰周敷奏機辯通達國體如洛

陽年少前漢賈誼贊通達國體又本傳洛陽之人年少初學以論議則郎顗之於

災異郎顗傳順帝時災異屢見公車召顗乃詣闕拜章以薦賢則孔融之稱一

鶚稱衡傳孔融上疏薦之曰鶚鳥累百不如一鶚然後可以為章表揚清激濁

褒善貶惡莫大乎諸誠觀夫寧慰父老之心明諭天子之

意則得體焉選司馬相如論蜀父老文云云運幕府之機奏武功之捷

者莫大乎露布觀夫馬上占辭敏若宿成則有法焉

薛唐

攸傳云云條陳利害警肅邇遐莫大乎檄書觀夫千里論事

若對面語則中度焉

房元齡傳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即辨高祖曰若人每謂吾

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託當時之事實垂銘鏤以無窮者莫如銘

必若華山之作高標赫世半壁飛雨之辭可誦也補袞

職之將闕防機微於未然莫如箴必若口戒之作室本

無暗垣之有耳之言可佩也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斯可以言頌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荆

而引甌越斯可以言記李商隱所謂皇王之道盡識聖賢之文盡知然後可以為博學宏詞

堂除

唐國朝沿革之由

自銓曹之弊滋而堂除之法始立自叙遷之意拘而堂除之權始重又其後也堂闕稍正而堂除之事簡堂簿復創而堂除之事繁此先後沿革之由也嘗試考之蓋東漢權歸臺閣不任三公而尚書之選所由出

仲長統傳光武

恐權臣之竊命雖置三公事歸臺閣

晉宋而下沿襲舊制晉以山濤為吏



部尚書中外品員多所啓擬

晉山濤為吏部尚書居選部十餘年每官闕輒啓擬

中外品員多由之濤所奏甄別人物各為題號山公啓事

宋以蔡擴為吏部尚書黃

散以下悉以付之擴猶以為失職而不拜

宋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至

謂左丞傅隆曰選皆出我乎隆言之執政徐羨之曰黃散以下專以相委過此則與衆參之廓聞之曰我不能為徐羨之書紙尾遂不就案黃紙錄事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故云書紙尾則吏部之職上

自卿大夫下自州縣之吏無所不總而宰相尚不肯於

除吏至唐中葉吏部無所黜陟而後宰相得以任除用

之責有敕受有旨受敕受者五品以上宰臣奏議而除

拜之旨受者六品以下吏部得銓材授之開元初起居  
遺補及御史等官皆以旨受而列於選曹四年乃敕負

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皆以敕受而不在吏部

通鑑德宗記陸

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署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  
殿最并以升降舉者五日詔行贄議未幾或言於上曰  
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賄不得實才上密喻贄自  
今改除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贄上奏其畧曰國朝五品  
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  
受蓋吏部銓材書職詔旨蓋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  
起居遺補御史等並列其選曹其後倖臣宰相總其大  
專朝舍僉議而重已權廢公舉而行私意宰相總其大  
而吏部任其小此堂除之法始立也五代之際文武諸

臣考滿則遷叙遷之法遂為弊政我藝祖欲革其習故

舉而委之大臣俾之進退百官總理衆職

政要故事文武常參官名

以事著於月限考滿則遷太祖籍名責實非有自卿監勞者未嘗遷秩自是歲滿叙遷之法頗不復常

而下號寄祿官至中散大夫始由堂除而吏部不敢專

自元士而下合從常調者悉歸銓綜而中書不可侵

和政

三年呂頤浩奏祖宗故事除監司知州及舊格堂除通判外如監司屬官鹽場坑冶錢監等關一切撥還吏部自監察御史省郎以上及祕書省官書局諫議編修官堂除外始寺監丞法寺官外路學官亦令吏部注擬士人既有入仕之路則自知廉恥矣惟銓曹不得堂除之次故吏部之法

嚴惟中書不可侵吏部之權故廟堂之權重呂端方拜

平章而太宗勉以進賢為稱職

寶訓至道元年四月呂端拜平章事太宗曰廟

堂之上固無虛授但能進賢退不肖便為稱職卿宜勉之

馮拯訟尚書除授不公而

寇萊公因而罷政

事畧本傳

天子嚴其法大臣嚴其選此堂

除之權始重也元豐間肇新官制首欲革一時冗濫之

弊乃詔有司俾造選格凡部闕之在堂者稍歸正于銓

衡一時士論號為至公

蘇頌行狀神宗謂三代至漢未嘗有文武之制蘇頌言唐吏部

有三銓之法分品秩掌選事今若文武一歸吏部莫若分左右曹以掌兩選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銓之法文臣

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自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右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有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至從義侍郎左選掌之元祐初年韓縝在政府復罷選格請取繁劇

之地六十餘闕竟歸中書而御史王陶力詆其不可正

所以止覬倖而尊廟堂當是時堂除之事稍簡矣長編崇

觀間始創堂除之簿以籍其歲月注其考任述其初過立法以防之廟堂失論道之體而除授日冗士夫艱仕進之路而奔競日長政和三年呂頤浩言近世堂除多侵注擬士人失職望下吏部正所以養廉恥而尊廟堂

當是時堂除之事益繁矣

政和三年呂頤浩奏祖宗時內外差遣並付審官院流內

銓堂窠窠闕不多士大夫自有調官之路故奔競風息近世堂除多侵注擬士人失職廉恥道喪望下吏部考

矣雖然此法也蓋廟堂乃官人之源堂除非用法之地

苟較量銖尺謹守程度自可付之有司則奚取於道揆

故田蚡薦人起家至二千石

田蚡傳薦人起家至二千石武帝曰君薦吏未吾亦

欲除吏

李吉甫拔士引用凡三十人

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裴垪曰此日人物

吾之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為我言之垪即簡求疏三十許人吉甫尋以薦于朝天下稱得人

未足多道而後世以為美談者以大臣職業所當然也

太宗謂宰相曰中書職任進賢退不肖卿在中書何由

盡知他人舉薦各以類進卿更審詳可否大哉帝王之

言真知任輔相之體矣

實訓太宗謂宰相曰中書職任進賢退不肖但一郡一邑得良

吏即民受其賜卿在中書何由盡知中外官吏賢否冠

他人舉薦各以類進卿更審詳可否亦致理之道也準為相每用人材有持例簿以進者準曰宰相用人是

安有例懿哉先民之言真能得輔相之體矣

章聖嘗謂兩府擇一

人為馬步指揮使吏以例簿進公叱曰朝廷用一牙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哉

且寅亮天工非

賢罔又坐居廟堂進退百官然終無意必則好惡正心

無適莫則取舍公藏用貴密而下情貴孚多門貴塞而  
公道貴廣惟清心以照羣動惟虛已以納萬類惟誠則  
維明定則應則以之官使庶工總理衆務如鑑之明水  
之清衆影畢陳而萬象俱見矣張師德以兩造王旦之  
門是以緩其遷王文正公旦傳張師德兩詣王旦相公  
門不得見公語向文簡曰師德名家子  
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  
靜以待之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何如也劉安  
世以不通溫公之書是以驟其用溫公薦劉安世充館  
職因謂曰知所以相  
薦乎安世曰獲與公遊舊矣曰非也光居閑足下呂蒙  
時節問訊不絕位政府足下獨無書此所以薦也



正之薦夷簡而不以為私

呂蒙正為相致仕真宗問諸子孰可用公曰臣子不足用

有姪夷簡宰相材也

夷簡之擢仲淹而不以為嫌

呂夷簡景祐執政范仲淹屢攻

之落職知饒州後夷簡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豈可但除舊職仲淹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謂相公

乃爾夷簡曰夷簡豈復以舊事為念耶

抑揚升黜惟合公道此輔相之體

也嗟夫堂除之說天子託大臣以選擇人材無資格之

拘無關鍵之限所恃公心之取予耳薦賢自任力求報

國對客來訪隨錄囊中

正呂蒙

庶毋負大臣之責然而沓

來踵至相禪於無窮寡廉鮮恥舉期於必得大言未必

底績虛譽每多誤人謏佞類忠鯁亮似激異論工於先  
入邪說易於抵壘故陳篇獻記適以長奔競之風乘權  
藉勢無非為僥倖之舉宰邑無聞競圖院轄分教將終  
希望掌故中書之地不知崇嚴而一命以上皆得以納  
約於賓吏卑陬聲折語言周遭殊無愛君憂國之忠而  
動有干榮嗜進之請噫可嘆也雖然以先輩而處已以  
報國而存心旌恬退則躁求者知恥擢重厚則浮薄者  
自退才可用也而親讎之不問德可采也而資叙之不

拘則東閣之開何患無董汲之賢哉

吏部 論古今任人

選部之設尚矣尚書之有選部則始於漢

後漢百官志成帝初置尚

書有尚書侍曹主公卿事後漢改為吏曹主選舉祠祀後又為選部

尚書而為吏部則始

於魏

通鑑魏改選部為吏部主選事云云

吏部之有侍郎則始於隋

同上隋吏

部尚書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

此設官之由也縣令以上始赴尚

書則漢吏部之職

前漢張敞傳膠東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黃散

以下悉委之選則宋吏部之職

通鑑宋營陽王紀蔡廓為吏部尚書廓謂傅亮

曰選事悉以見付亮以語尚書徐諫員臺屬皆以旨敕

義之義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之

則唐開元以前吏部之職同上德宗紀陸贄奏曰國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

商議奏可否也六品以下

則旨受蓋吏部銓材授職此除吏之由也然以歷代論

之則銓綜之法莫密於唐亦莫疎於唐蓋綱維所繫不過兩端一曰試法二曰集法試以訂其實集以限其來也已集而試察其書判既集而銓察其身言此試法也

唐選舉志選人之法有四一曰身體貌豐偉二曰言言辭辯正三曰書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優長五品以上及臺省官皆三考餘四考五品以上始期以十月畢以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

三月此集法也

同上貞觀二年侍郎劉林甫言隋制以十一月為選始至春乃畢今選者衆請

四時至十九年馬周以四時為勞乃復以十月為選至三月畢

始者制度方新人情未

玩觀德考行雖未見其平生諮事考言猶可見其梗槩  
及夫仕者既衆入流益蕃偽主符誥以為官承接他姓  
而應調旁坐而假手詭貫而冒名雖差遞選期繁設等  
級開糾告之令增譴犯之科較藝至用糊名命題時引  
僻事防禁雖具弊端益滋而試法壞矣同上始者兵革方  
休人不樂仕至符移以速其集續食以資其行留放以

時注擬斯速故應選者暫集而遐邇無聚糧之費合退

者歸而長安無索米之勞自後集法不常或四時擬注

或三年一集真偽易於混淆文牘不可尋勘十年不入

官員闕莫之補而集法壞矣

同上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補吏員稽壅則案

牘叢淆偽冒蒙真吏緣為奸廢置無網至十年不被調者散員或累歲不舉

裴光庭作循資

格以矯試法之弊陸宣公立計闕例以救集法之偏然

而躡級限年賢愚一槩於是有四十而從仕六十而未

離一尉者也方試法未壞尚可因是以求才及其壞也

一切用資格矣

裴光庭為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槩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躋級

不得踰越於是久淹不收使之謂之聖書及光庭卒蕭嵩以為非求才之方奏罷之乃下詔曰凡人年三十而

出身四十乃得而從事更造格以分寸為差若循新格則六十年未離一尉自今選人業優異有操行及遠

郡下僚名迹稍著者考吏部然唐人銓選不實則除名隨材甄擢之又見選舉志

鄭善除官不當則奪俸鄭詭冒資蔭則坐以流罪時選者盛

集有詭冒資蔭冒牒取調典選納賂則終於斥去崔湜傳武

德以來父子同為侍郎與鄭愔同上惟以法而責人下典選納賂遺為御史劾奏云云

亦以人而任法其升黜進退尚有出於微文之外也是

故有設榜引注悉有差次者

裴行儉高宗時為司列太常伯始設長名榜引銓引

法復定州縣升降為八等具三品五府都護都督府悉有差次量官資授之

有裁抑僥倖奏

停斜封者

李朝隱中宗時為吏部員外郎時政出權倖不關兩省而內授官但斜封其狀付中書侍

郎宣所司朝隱執罷千四百員悲譏喧騰朝隱脫然無避

況又有如削李下之蹊義

睿宗時為吏部尚書仍知制誥請謁不行時人語曰李下無蹊徑

賜金背之鏡而請託

不得行乎

高季輔太宗時為吏部侍郎善銓序人物帝賜金背鏡一况其清鑑

有姓歷銓

歷裁綜無弊者

李敬宣為少常伯委事於員外郎張仁偉仁偉又造姓歷改狀樣銓等程式

而銓總之法密矣

有偽牒詭功擢檢無遺者

盧從愿睿宗時為吏部侍郎吏選自



中宗後耗蕩愿精力於官偽牒詭功  
撻檢無所遺銓總六年以平允聞  
況又有如裴馬有

聲於臺閣

馬載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  
儉並掌選事言者皆稱裴馬

盧宋俱高於銓

次而號稱平允者乎

宋璟為吏部尚書先是崔湜鄭愔  
典選為歲近予奪至逆用二歲闕

猶不能給更置冬選流品清并璟與侍  
郎李義盧從愿澄革之由是銓總平允若是者無非所

以救法意之不善而濟之以人者也國朝銓選之法不

知幾變矣其始也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三班屬宣

徽院當是時大臣之權重而有司無與矣

呂源云太宗  
末置審官三

班其後也置審官院以分中書之權置審官東院以分

樞密之權以宣徽所掌而歸三班院以幕職州縣考課

而歸流內銓當是時大臣之權分而有司參舉矣

實錄太宗

置唐勘京朝官院又實錄淳熙四年

又其後官制之行也合東西審官之

事而歸之左右尚書合流內三班之事而歸之左右侍

郎當是時大臣之任輕而有司專職矣

蘇頌行狀神宗謂三代至漢未

嘗有文武之制蘇頌言唐吏部有三銓之法分品秩掌選事今欲文武一歸吏部莫如分左右曹以掌兩選從之於是吏部有四選之法文臣之升朝者尚書左選掌之自初任幕職州縣官侍郎右選掌之武官之升朝者尚書右選掌之自副尉然權在大臣之時磨勘未立叙至從義侍郎左選掌之

遷不行而百官遷轉惟視功績之優劣權在有司之後

磨勘既立叙遷既舉而百官注擬惟拘拘於資格之一

定然國朝盛時條例雖主於故常而黜陟則付之長吏

寒士寡援者陳狀升擢

太中祥符五年陳堯咨判流內銓士有孤寒不為人知者堯咨

為陳其狀而升擢之

匿事應舉者奪考奏罷

長編晉州推官奎亢有私罪匿以白衣應

舉及第積十餘歲匿磨勘自首其事賈黯以為罔冒奏罷之奪其勞考

是吏部尚得專其

去留也自熙寧以來循至今日其權一委吏部天子不

之問大臣不之與以歲月久近而遷轉以名字高下而

注授資歷高深盜跖而必予閔閔未應顏閔而不庸科目斯升而任子亦升恩免者獲進而雜流者亦進覃需之所需者既予而僥倖之所及者亦予吏胥為姦弊源鼠穴並緣循習之例不用出入之文毛舉細數而倍費符移摘拾小節而淹延歲月其末流弊極矣猶不思所以變而通之乎今宜重吏部之權專吏部之責法之所當行者則據法以選用不害其為守法否則如唐人欲任牛仙客至越資而不暇顧則法豈可棄哉

張九齡傳

法之

所不必拘者則捨法以進退不害其為超法否則如唐

人李元紘拘於法而不得行則法豈可泥哉是必選法

不更輕重無欺如王質

神道碑王質判流內之日選法  
備員如權銓選法未嘗更或問

衡在執者不欺其  
輕重何必更法

科條揭示奸弊莫容如魯宗道

仁宗判銓

魯宗道知吏奸狀悉書科  
條揭於廡下以便選人

則善於守法也是必賢者許

別論奏如寇準選薦人錢若水等為朝官

長編寇準薦  
錢若水等十

三人皆遷朝  
官為直館者

不才者則如賈黯廢桑澤之不肖

長編至  
和元年

賈黯判流內銓有父通問黯益判推官桑澤  
在蜀三年不舉具言之於朝坐廢歸田里

則善於超

法也人與法而並行資與望而兼用尚何患選曹不清而賢否難辨哉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六